敦煌殘卷占雲氣書研究

敦煌殘卷占雲氣書研究

何丙郁 何冠彪 合著

藝文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敦煌殘卷占雲氣書研究　精裝全一册

基本定價　一二一元整
外埠酌加郵菓費

著作者　何丙郁　何冠彪

發行者　藝文印書館
總公司：臺北縣板橋市光明街八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九六九號
郵政劃撥帳戶 0009601-0號
分公司：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五一號

印刷者　藝文印書館
臺北縣板橋市光明街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公司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三一四號

謹以此書獻給

王叔岷教授和蘇瑩輝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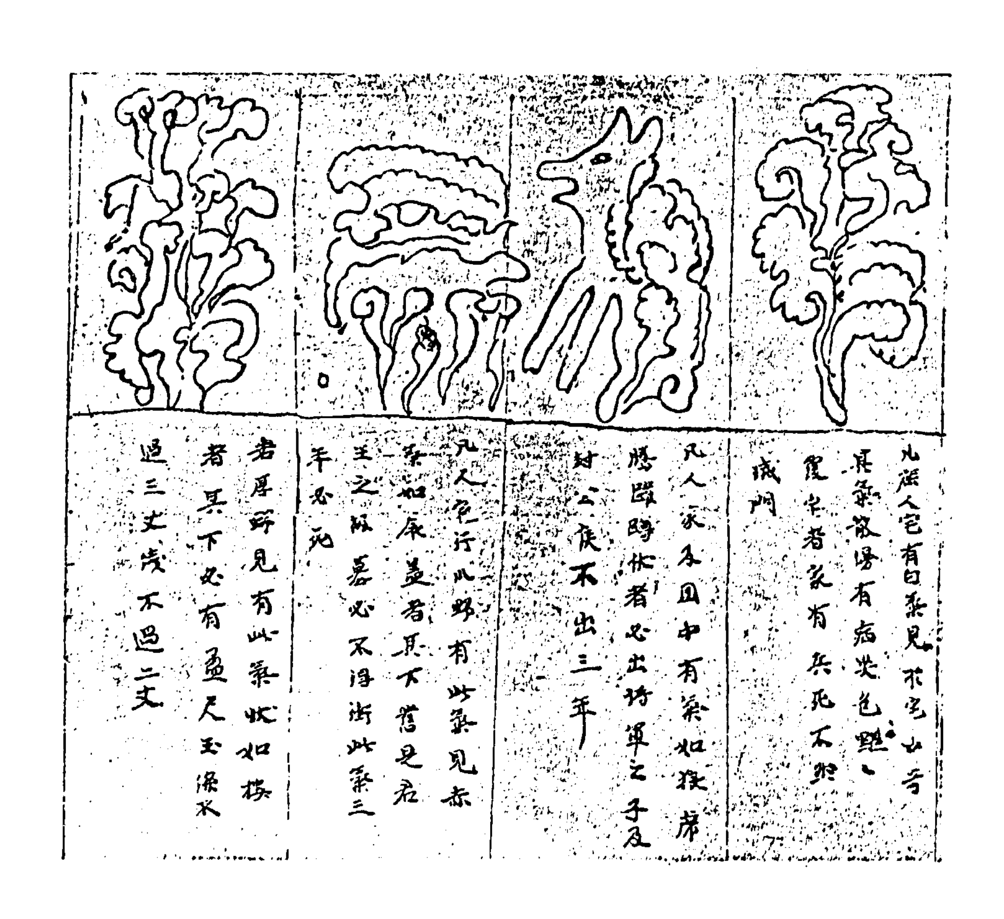
序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和何冠彪君正在合撰『中國科技史概論』一書，同事余丹女士自燉煌旅遊歸來，帶回數幅『占雲氣書』殘卷圖片，並以相贈，我當時亦因應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之請，為其系刊撰作一論文，適在查閱有關雲氣星彗占驗吉凶的資料，余小姐這幾幅殘卷圖片，使我產生很大的研究與趣。除了將一部分資料引入『中國科技史概論』外，又和冠彪將此部分燉煌殘卷細加研考，提出討論，覺得頗可編寫成書。日月淹忽，今春『燉煌殘卷〈占雲氣書〉研究』始得脫稿。

王叔岷和蘇瑩輝兩位教授，是我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多年的同事，交誼素篤。這部書是有關校讐學和燉煌學的，叔岷教授正是校讐學的泰斗，而瑩輝教授又是燉煌學的權威，因特將此書獻給他們，以示對兩位教授學問與為人的景仰，亦聊作紀念我們之間的友誼。

何丙郁序於港大中文系

一九八三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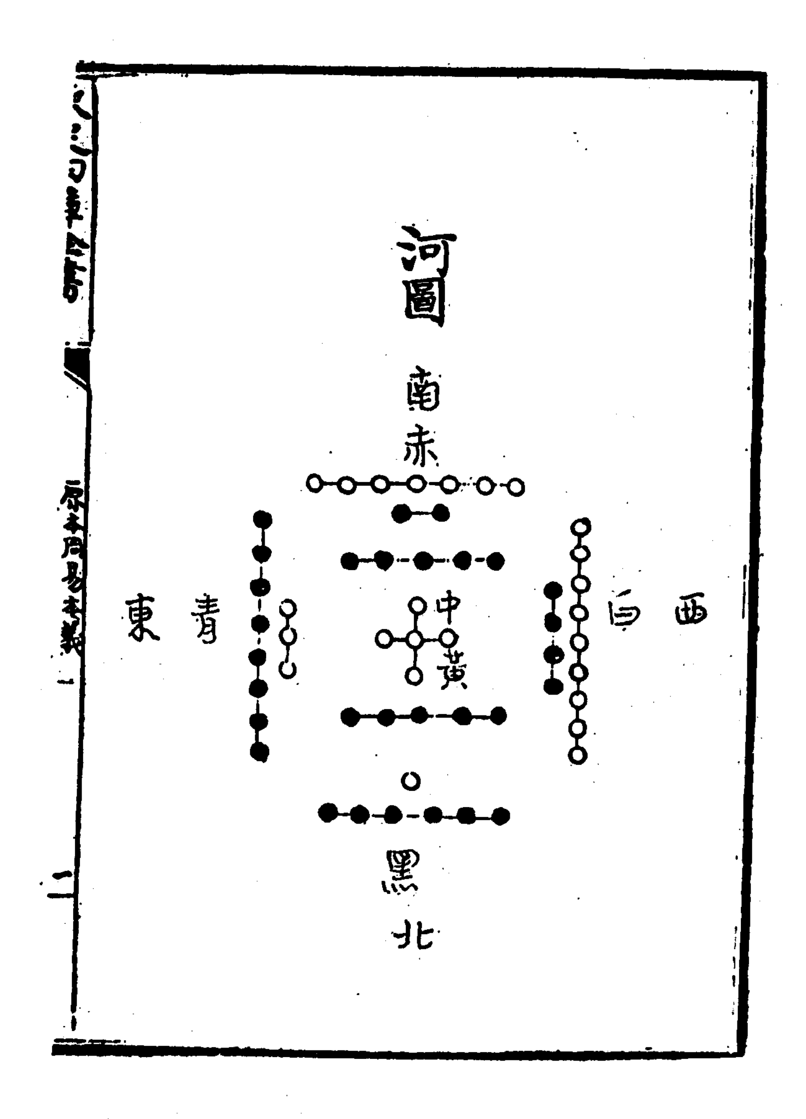
（圖一）　敦煌卷S三三二六其中四幅占氣圖



（圖二）　敦煌莫高窟四二八窟南壁北魏說法圖



（圖三）　敦煌三二二窟東壁初唐說法圖



（圖四）　河圖及其中顏色、方位分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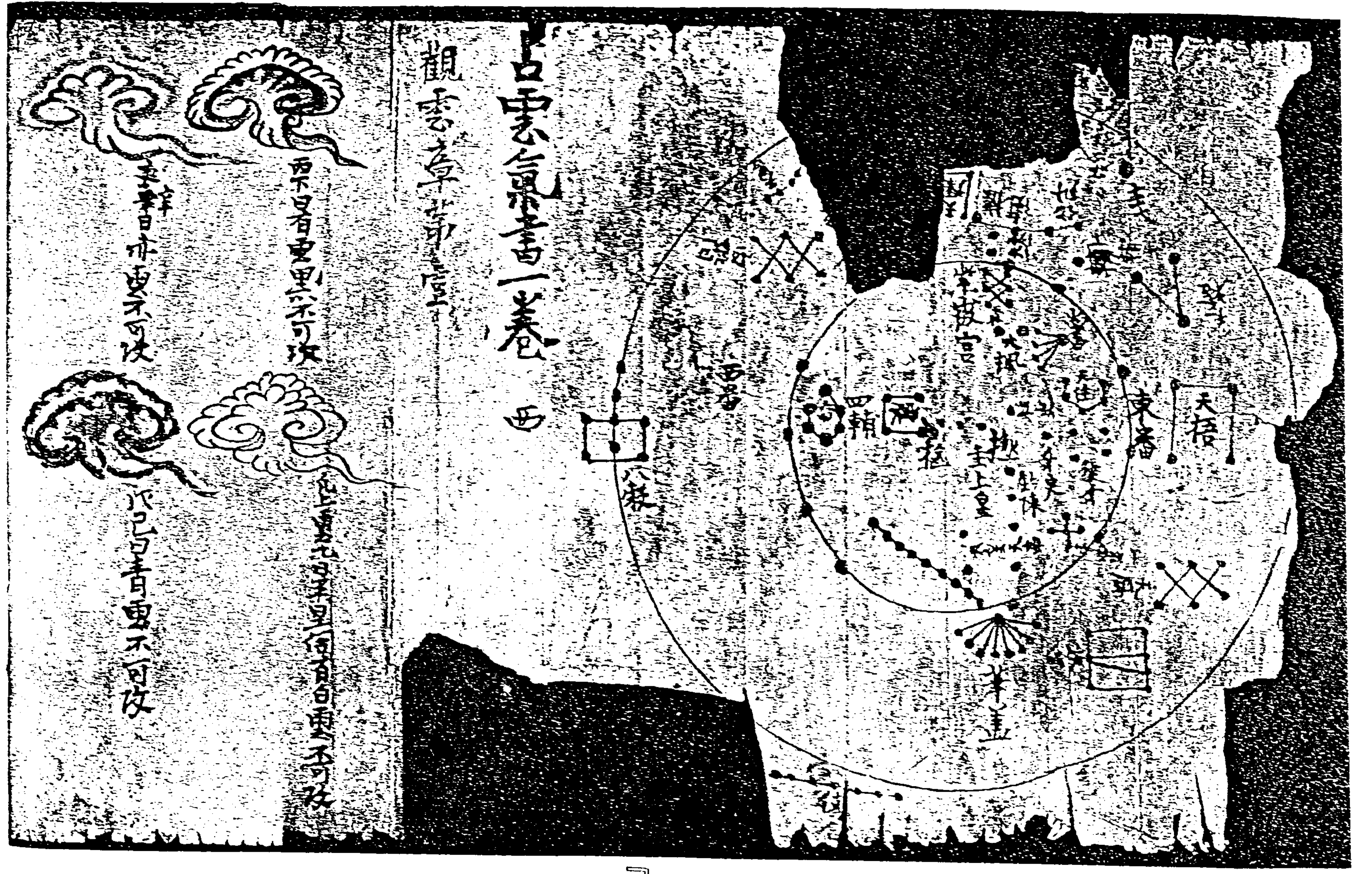
（圖五）　　甘肅出土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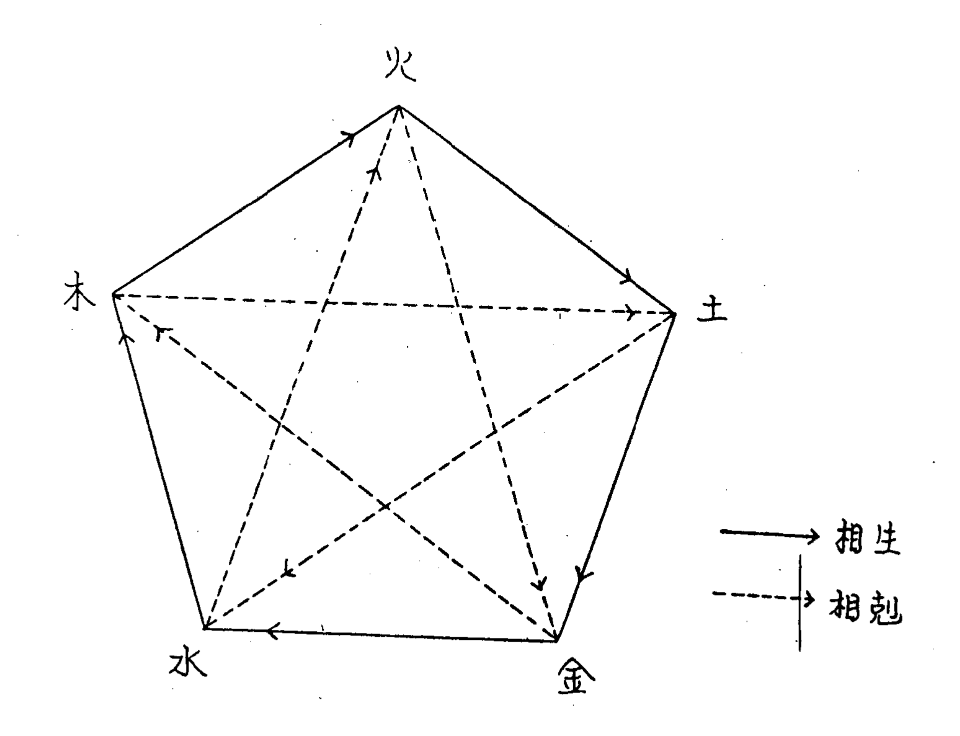
（圖六）　周齊侯罍



（圖七）　周雲龍罍



（圖八）　『占雲氣書』 前紫微宮星圖



（圖九）　五行相生相尅圖

目錄

英文摘要

一、引言

『占雲氣書』一卷，出自敦煌石室，出土時間和情況不詳，一九四三年曾爲敦煌縣郵局萬國棟所有，(1)現歸敦煌縣博物館收藏，編號第五十八。它是由七張麻紙粘連成的一個殘卷，通高三十一公分，殘長二七七公分（一說二九九點五公分），首尾殘缺。(2)殘卷前繪紫微垣星圖，後寫『占雲氣書』一卷，解說行軍候望雲氣來占算吉凶進退的事例。『占雲氣書』是一件未完成的抄本，已完成的部分有『觀雲章』和『占氣章』，以彩筆繪出雲氣圖形，彩圖下附有注釋。卷末有二十多圖，並無注釋文字，似乎仍屬『占氣章』。其次，全卷文句譌脫錯亂，而『觀雲章』中至少有一則有文無圖，(3)可見抄寫的人學養不深，而且不可能是原書作者。卷子的另一面爲天寶（七四二—七五六）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的寫本，從文字看來，年代較早，因此有些學者相信抄書的人是利用『郡縣公廨本錢簿』的背面抄寫『占雲氣書』的。(4)

一九四三年，向達（一九〇〇—一九六六）在敦煌石窟考察時，從萬國棟處見到這個寫本，便把它影寫帶回，並在一九五〇年發表的『西征小記』一文，對『郡縣公廨本錢簿』及『占雲氣書』作了第一次報導。文中懷疑『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所錄『兵法雲氣雜占』一卷，可能就是『占雲氣書』。(5)然而，『占雲氣書』並沒有受到學術界的注視，直到一九七八年，日本放送出版協會出版『敦煌への道』一書，才首次把『占雲氣書』圖文並存部分，公諸於世。(6)一九七九年，陳槃發表『影抄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一文，考溯占候雲氣的源流，並對『占雲氣書』作一次簡略的校

勘。這篇論文雖然詳徵博引，很有參考價值，但『占雲氣書』純就雲氣的形狀、顏色和變化判斷吉凶，而陳氏徵引的資料，多是日月星辰的占例，而所引有關雲氣的，又多是日月旁氣，這類占例在古代占書中屬日占、月占類（詳下文）。陳氏雖也有引錄純爲雲氣的占例及雲氣侵犯星宿的占例，但不及前者之多，而文中所謂：

〃今所見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乃不見有所謂星占者，蓋此殘卷乃俗本、簡編，亦且其文有闕，故也。〃(7)

亦非書中原意。此外，陳氏對『占雲氣書』十多則占文，並未作出校勘。

同年十月，文物出版社將『郡縣公廨本錢簿．占雲氣書』卷在『中國文物』第一期影刊出來，但重心是放在『郡縣公廨本錢簿』上，所以書後所附吳震的考釋文章也祇以錢簿爲題。其次，全卷用黑白色印出，祇在後面附載正、背面部分原色彩照各一幀，未免有些美中不足。雖然是這樣，我們對殘卷的尺寸、紙料和現在的皮藏地點，才能有初步的認識。(8)一九八〇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選載了『占雲氣書』前的紫微宮圖彩照和黑白照各一幅。據書後的說明，殘卷的長度與吳震所說的稍有出入。這則說明又指出星圖是約在晚唐、五代時期（約公元十世紀上半葉）抄寫的。(9)

一九八二年，夏鼐發表『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一文。所謂『敦煌星圖乙本』，即『占雲氣書』前面的紫微宮圖。夏氏不但對星圖中諸星的體系，作了詳細的分析，而且對它的觀測年代和地點，提出論見。至於星圖的抄寫年代，他沿襲了『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的說明。(10)馬世長對這個敦煌卷子的正背兩面，都曾加以研究。關於背面，撰寫過『關於敦煌星圖的年代』及『

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三』兩文。(11)前者尚未刊行，後者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星圖的畫法、內容、特點和年代，與夏鼐的文章詳略互見。第二部分則討論『占雲氣書』，作者並未把原卷影刊出來，但以黑筆把圖形描摹下來，並在圖後說明顏色和圖形；其後把『占雲氣書』圖下說明文字謄錄出來，幷跟『隋書』、『乙巳占』、『通典』有關內容加以校勘，及補注了卷末的圖十二幅；最後還對『占雲氣書』的輯錄年代進行推測。然而，此文所描摹的圖的數目，和我們從影刊本所見的微有出入，同時『隋書』、『乙巳占』、『通典』三書，並不足以概括『占雲氣書』的占例，同時十二則補注中有明顯的錯誤，甚至和圖文並見部分重複（詳本書下篇）。

本書就是參照上述著作的得失，追溯行軍候望雲氣以占吉凶的起源，並對『占雲氣書』的占例進行研究，推論其中召致吉凶的因由。最後就我們所見唐代有關著作的相同記載，校勘圖下的注文。

註釋

(1) 向達：『西征小記』，原刊於『國學季刊』，七卷一期（一九五〇年七月），現據『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三七一。

(2) 吳震：『敦煌石室所出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中國文物』，一期（一九七八年），頁三〇。吳氏說這個卷子殘長二七七公分，但夏鼐則說是二九九點五公分，詳見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載於Li Quohao, Zhang Mengwen and Cao Tianqi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hanghai,

1982), p. 143.

(3) 陳槃：『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說〝『觀雲章』有一圖，文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〇本一分冊（一九七九年），頁一），誤。關於『占雲氣書』的缺圖和脫文情況，詳本書下篇。

(4) 同(1)。

(5) 同上。

(6) 石嘉福、鄧健吾：『敦煌への道』（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七八年），頁一七〇至一七一。

(7) 陳槃，前引文，頁六。

(8) 『郡縣公廨本錢簿』，載於『中國文物』，一期，頁五至七；『占雲氣書』見於頁八至十；兩者的彩圖見頁十一。吳震文見頁三十至三一。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十二、六五、一二一。

(10) 夏鼐，前引文，頁一四三至一五二。

(11) 馬世長：『敦煌紫微垣星圖』，載於『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印刷中）；『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三』，載於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頁四七七至五〇八。

二　雲氣釋義

關於雲字的涵義，許慎（約五八－約一四七）『說文解字』說：

〃雲，山川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凡雲之屬皆从雲。云，古文省雨；☐亦古文雲。〃(1)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認爲云字中的〃二〃是〃上字，象自下回轉而上〃，至於☐他說：

〃此最初古文，象回轉之形者，其字引而上行，書之所謂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也，變之則爲云。〃(2)

饒炯對雲字的構造，有較詳細的分析，引述如下：

〃篆从古文云而加雨者，謂雲行雨施，云有雨，而其形義尤明也。古文云，下象雲回轉形，从二者，借二爲天，以定其形爲雲，與示下說天𠂹象，借二爲天同例。蓋云之爲形，上斂下散，象雲布於天，下𠂹欲雨之形，亦古文☐之爲形，上散下斂，象雲出於地，上升於天之形，其造字時代不同，而因意造形，情狀亦異，是以云☐相反，一象从天𠂹，一象自地出，而皆有精義，可見古人之作象形字，亦不率爾也。〃(3)

因此，云、☐爲古文，是象形字；雲則爲小篆加義符的後起字，是半體會意、半體象形的字。(4)

許慎釋雲爲〃山川气〃，代表了古人對雲的看法。如『禮記．孔子閒居說』：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5)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

〃地上氣爲雲。〃(6)

虞翻（一六四－二三三）注『易・小畜』〃密雲不雨〃說：

〃坎升天爲雲。〃(7)

坎爲八卦之一，卦形☵，象徵水。又如『太平御覽・天部』引『說文解字』說：

〃雲，大澤之潤氣。〃(8)

『公羊傳』說：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者乎天下者，唯泰山（雲）爾。〃(9)

成公綏（二三一－二七三）『雲賦』：

〃山澤通氣，華岱興雲。〃(10)

凡此所謂山氣、地氣、水氣、澤氣，都和〃山川气〃相去不遠。

雲既是由氣所形成，氣到底是甚麼呢？『說文解字』說：

〃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槩，氣或从旣；餼，氣或从食。〃(11)

因此，氣的本義爲〃饋客之芻米〃，後來才借用爲雲氣的氣字。至於雲氣的氣字，本作气。『說文解字』說：

〃气，雲气也，象形。〃(12)

『說文解字注』說：

〃气、氣古今字，自以氣爲雲气字，乃又作餼爲廩氣字矣。气本雲气，引伸爲凡气之偁。

又解說气的意義說：⒀

〝象雲起之皃（貌），三之者，列多不過三之意也。〞⒁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說：

〝古蓋作[illegible]，象形，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也。篆文小變其勢。〞⒂

許愼以氣爲雲氣，根本没有分析到雲和氣有甚麼分別，段玉裁謂氣象雲起之貌，也不夠具體。朱駿聲（一七八八—一八五八）『說文通訓定聲』解釋气說：

〝雲氣也，象形，……按：雲者，地面之气。濕熱之气升而爲雨，其色白；乾熱之气散而爲風，其色黑。又按：古文云、[illegible]，象雲气，此气象天地間氤氳之气也。〞⒃

朱氏說雲是〝地面之气〞，而〝气象天地間氤氳之气〞，對我們辨析雲和氣也無補於事。還是『說文部首訂』對雲和氣的分解，比較清晰，如說：

〝雲爲山川濕气所生，其形在下，散而爲气；其形在上，斂而爲雲。〞⒄

又指出

〝气之形與雲同，但析言之，則山川初出者爲气，升於天者爲雲。合觀之，則气乃雲之散蔓，雲乃气之濃斂，『說（文）解（字）』故以雲气釋之。其形疊三爲文者，气之上出，層纍而升，篆因从積畫以象之。⒅

因此，從性質來說，雲和氣並無區別，祇是兩者在形態上稍有不同而已。

現在試從現代科學觀點解釋中國傳統所說的〝雲氣〞。中國古代所稱的雲，和現代氣象學所稱的

雲（cloud）並沒有分別。雲是懸浮在空中，由大量水滴或（和）冰晶組成的可見聚合體。主要由水氣在空中冷卻凝結所致。雲的生成、外形特徵、量的多少，分布和演變，不僅反映了當時大氣的運動、穩定程度和水氣狀況等，而且也是預示未來天氣變化的重要徵兆之一。雲的外形特徵千變萬化，形成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又有它們共同的特點。通常根據它們共有的特點，按雲的底部高度把雲分爲低、中、高三種，然後按雲的外形特徵、結構和成因劃分爲十一類及若干主要雲狀。雲的分類如下表：[19]古代中國人從未作過雲種、雲低高度、雲類等分類，但占雲家卻利用雲的外形特徵的千變萬化，把雲加以人物形象化來分類，以便進行穿鑿附會的推占。但這樣的雲狀類別純粹是主觀的意象聯想，而且沒有劃一的準則，例如『占雲氣書』的雲氣圖和其他敦煌卷子供占候用的雲氣圖，便完全屬於各種不同的類形。（參圖一）

至於中國人所說〃雲氣〃中的〃氣〃，似乎不能用一個現代的科學名詞代替。根據前引文字學家的意見，〃氣〃或者就是稀薄的雲，但〃氣〃的涵義絕不止於此，至少〃氣〃可以包括霧、虹、霓、暈、珥等氣象。庾季才『靈臺秘苑．氣』說：

〃凡氣初出似甑上，氣勃勃然上昇，氣積爲霧，霧積而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20]

『說文解字』並沒有〃霧〃字，祇有〃霚〃，許愼說：

〃霚，地气發天不應曰霚。〃[21]

段玉裁指出〃霚〃是〃今之霧字〃。[22]古人認爲霧是〃氣〃的一種形態。如『釋名、釋天』說：

〃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23]

雲種	雲底高度	雲類 中文學名	雲類 國際簡寫	主要雲狀 中文學名	主要雲狀 國際簡寫	主要雲狀 拉丁文學名
低雲	2500米以下	積雲	Cu	淡積雲	Cu hum	Cumulus humilis
				碎積雲	Fc	Fracto-cumulus
				濃積雲	Cu cong	Cumulus congestus
		積雨雲	Cb	禿積雨雲	Cb calv	Cumulo-nimbus calvus
				鬃積雨雲	Cb cap	Cumulo-nimbus capillatus
		層積雲	Sc	透光層積雲	Sc tra	Strato-cumulus translucidus
				蔽光層積雲	Sc op	Strato-cumulus opacus
				積雲性層積雲	Sc cug	Strato-cumulus cumulogenitus
				堡狀層積雲	Sc cast	Strato-cumulus castellanus
		層雲	St	層雲	St	Stratus
				碎層雲	Fs	Fracto-stratus
		雨層雲	Ns	雨層雲	Ns	Nimbo-stratus
		碎雨雲	Fn	碎雨雲	Fn	Fracto-nimbus
中雲	2500米—5000米	高層雲	As	透光高層雲	As tra	Alto-stratus translucidus
				蔽光高層雲	As op	Alto-stratus. opacus
		高積雲	Ac	透光高積雲	Ac tra	Alto-cumulus translucidus
				蔽光高積雲	Ac op	Alto-cumulus opacus
				莢狀高積雲	Ac lent	Alto-cumulus lenticularis
				積雲性高積雲	Ac cug	Alto-cumulus cumulogenitus
				絮狀高積雲	Ac flo	Alto-cumulus floccus
				堡狀高積雲	Ac cast	Alto-cumulus castellanus
高雲	5000米以上	卷雲	Ci	毛卷雲	Ci fil	Cirrus filosus
				密卷雲	Ci dens	Cirrus densus
				僞卷雲	Ci not	Cirrus nothus
				鈎卷雲	Ci unc	Cirrus uncinus
		卷層雲	Cs	薄幕卷層雲	Cs nebu	Cirro-stratus nebulosus
				毛卷層雲	Cs fil	Cirro-stratus filosus
		卷積雲	Cc	卷積雲	Cc	Cirro-cumulus

『靈臺秘苑・霧』說霧是邪氣。

〃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在天爲濛，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濛，前後不見爲霧。〃(24)

至於虹，『淮南子・說山訓』說：

〃天二氣則成虹。〃(25)

『後漢書・郎顗傳』說：

〃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26)

霓是虹的一種，亦稱副虹，『說文解字』說：

〃霓，屈虹，青赤色，或白色，陰氣也。〃(27)

暈指日、月旁的氣，『說文解字』說：

〃暈，日、月氣也。〃(28)

『玉篇』更指明是〃日、月旁氣〃。(29)『釋名・釋天』也說：

〃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30)

珥是日、月兩旁的光暈。『釋名・釋天』說：

〃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兩旁也。〃(31)

『隋書・天文志下』對珥有較明確的解釋，引錄如下：

〃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32)

雖然，霧、虹、霓、暈、珥等都是〃氣〃的派生物，但由於分類愈來愈細密，最遲到了漢代，這幾類

天象很多時已成爲獨立的項目，而暈、珥則歸入日、月類中。

從占氣術的角度來看，〃氣〃可能也包括北極光（aurola borealis），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爲『左傳』和『周禮』所載古代天文官觀測的〃雲物〃、〃五雲之物〃、〃十煇〃，肯定包括北極光在內，(33)而所謂〃雲物〃等觀察，其實就是占雲氣，詳見本書下文，恕不贅述。最近，科學家發現地面層某些礦物在高度壓力和熱度下，能夠產生一種〃光體〃，這些〃光體〃，現在常常被人誤認爲是〃未查明眞相的空中飛行物〃（UFO，即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或〃飛碟〃我們懷疑占書上所說好像杵臼、提、覆舟、捲席、車蓋等等形狀的氣，或許歸根詰柢來自古人對這些〃光體〃的聯想。

雲與氣本來都是指自然現象，但經過陰陽五行思想和讖緯學說的洗禮後，它們的意義便玄化起來。如『漢書・天文志』說：

〃迅雷妖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存地，而上發于天者也。〃(34)

『春秋元命苞』也說：

〃陰陽聚爲雲氣也。〃(35)

『春秋說題辭』說：

〃雲之爲言運也，動陰路觸石而起謂之雲，合陽而起以精運也。〃(36)

『河圖帝通紀』甚至說：

〃雲者天地之本也。〃(37)

李筌在『太白陰經・雜占・占雲氣篇』說：

〃天地相感、陰陽相薄謂之氣，久積而成雲，皆物形于下而氣應于上。〃(38)

占候雲氣因此而極爲流行。

由於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學說，在他們的信念中，人間的統治者和天上的星體及氣象有密切的關係。就星體來說，皇帝、宰相、大將等在天上都有他們個別的星；就氣象來說，天上的雲氣，能夠預示吉凶，而且很多時雲氣是由皇帝、猛將等引起的。如『史記・高祖本紀』說：

〃秦始皇帝（嬴政，前二五九－前二一〇，前二四六－前二一〇在位）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劉邦，前二五六或前二四七－前一九五，前二〇二－前一九五在位）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閒。呂后（雉，前二四一－前一八〇）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39)

其次，在兩軍交戰時，將軍都會發出雲氣在天上，而占卜者憑着雲氣的形狀、顏色等來預知吉凶。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在正史天文志和歷代的占書中，多有〃天子氣〃、〃猛將氣〃等項目。

星體祇代表統治階層，但雲氣卻可以象徵平民百姓。例如在占書及緯書中，都說在賢人隱居的地方，便有雲氣屯聚。如京房『易飛候』說：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其下賢人隱也。〃(40)

至於普通的人也發出〃氣〃，不過並不顯著。但很多人在共同情緒下集合的時候，他們發出的〃氣〃便很容易察覺得到。如『隋書・天文志下』、瞿曇悉達『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氣』、李淳風（六〇七－六七〇）『乙巳占・九土異氣』、『靈臺秘苑・氣・軍中雲氣雜占』、『占雲氣書』等都有〃百人以上皆有氣〃的說法。(41)於是，在戰爭的時候，衆多的士兵便因他們的情緒而顯示出不同的雲氣在天上。占候雲氣的書籍多和行軍攻戰有關，就是這個緣故。

其次，古人認爲一個普通的人在特殊的情況下，平日不爲人察覺的〃氣〃不但會顯露出來，而且能夠產生超自然的力量，如舊小說常有〃寃氣冲天〃、〃氣冲牛斗〃等描述，充分反映出這種觀念，而這種觀念也是立足在〃天人感應〃的信念中。『戰國策・魏策』說：

〃聶政（？－前三九七）之刺魏傀（或作韓傀，卽俠累，？－前三九七）也，白虹貫日。〃(42)

〃白虹貫日〃代表甚麼呢？『戰國策』未有明言。但相傳荊軻（？－前二二七）刺秦王，也出現〃白虹貫日〃的現象。『史記・鄒陽傳』說：

〃昔者荊軻慕燕丹（？－前二二六）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43)

據『史記集解』解釋說：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44)

因此，古人認爲〃白虹貫日〃是〃精誠感天〃的現象。『列士傳』說燕太子在荊軻出發後相氣，暗示該書作者相信荊軻的〃豪氣〃或〃殺氣〃能影響上天出現氣色，否則便不須相氣。誠如如淳指出，日爲君主的象徵，代表秦王；白虹雖說是兵象，卻代表荊軻，同時白虹是〃氣〃形成的。

現在有人談到一種由人體周圍發出而不爲常人所見的光圜（aura）。這個想法和占書中人能發生雲氣的說法，有些相似。事實上，在中國的雕像、圖畫中，仙佛頭上大都冠上光圜（參圖二、三）。其次，在古代小說家筆下，仙人都能發出雲氣。如『封神演義』第五十回〃三姑計擺黃河陣〃中的元

始天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引述如下：

〃……天尊頂上現慶雲，有一畝田大，上放五色毫光，金燈萬盞，點點落下，如檐前滴水不斷。……〃(45)

又如同書第七十七回〃老子一氣化三清〃描述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

〃二位教主坐在蓬上，俱有慶雲彩氣上通于天，把界牌關照耀通紅，……（老子）把青牛一拎，跳出圈子來，把魚尾冠一推，只見頂上三道炁出，化爲三清。……〃(46)

在小說家筆下，經過長久修煉的人，頭頂上亦有瑞氣籠罩。『西遊記』第八十回〃姹女育陽求配偶，心猿護主識妖邪〃有下面的描寫：

〃卻說大聖縱觔斗，到了半空，佇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渺，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好做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頭。〃(47)

在古人心目中，雲氣除了和人類發生感應外，還跟山川事物相通。如『呂氏春秋·有始覽』說：

〃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48)

『淮南子·墬形訓』也孕育着這種觀念，如說：

〃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49)

又說：

"正土之氣，御乎埃天；……黃泉之埃，上爲黃雲。……偏土之氣，御乎清天；……青泉之埃，上爲青雲。……牡土之氣，御於赤天；……赤泉之埃，上爲赤雲。……弱土之氣，御於白天；……白泉之埃，上爲白雲。……牝土之氣，御於玄天；……玄泉之埃，上爲玄雲。"(50)

上引『淮南子·墬形訓』第二段中雲氣和天的感應關係，可以利用"河圖"來說明。（參圖四）在"河圖"中央，色屬黃；文中"正土"是中央的區域，"埃天"指中央的天。在"河圖"東面，色屬青；文中"偏土"指東方的地域，"清天"是澄清的天空，它的顏色是青藍的。在"河圖"南面，色屬赤；文中"牡土"就是指南方的區域。在"河圖"西面，色屬白；文中"弱土"指西方的地區。在"河圖"北面，色屬黑；文中"牡土"指北方的地區，"玄"就是黑色。這段文字和上引『呂氏春秋·有始覽』一節，後來被緯書徵用了。如『易通卦驗』說：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水波，陬雲如立垣，杼雲類軸，灼雲如繩蜺。"

『河圖始開圖』(51)說：

"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青泉之埃，上爲青雲；赤泉之埃，上爲赤雲；白泉之埃，上爲白雲；元泉之埃，上爲元雲。"(52)

此外如『史記·天官書』也把雲氣和山川人民的感應，說得言之鑿鑿，徵引如下：

"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

積。〃(53)

馬續又把〃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之說，迻錄在『漢書・天文志』內。

其次，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雲氣和動物也有感應的關係。如『易通卦驗』說：

〃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54)

便是一例。道教有修煉成仙之說，這說法不限於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就是動植物以至礦物、器皿，經過一段漫長的歲月，也能因緣際會化爲精靈或妖物。『西遊記』中貫徹着〃山高必有怪，嶺峻卻生精〃的觀念，(55)而書中的怪和精聚居處，都有雲氣，如第五十回〃情亂性從因愛慾，神昏心動遇魔頭〃中有下列一節：

〃師徒四衆，冒雪沖寒，戰澌澌，行過那巔峰峻嶺，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房舍清幽。唐僧馬上欣然道：，徒弟啊，這一日又飢又寒，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菴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喫了再走。，行者聞言，急睜睛看，只見那壁廂兇雲隱隱，惡氣紛紛，回首對唐僧道：，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臺亭宇，如何不是好處？，行者笑道：，師父啊，你那裏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臺房舍，館閣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內有一種名，蜃，。蜃氣放光，就如樓閣淺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此勢。倘有鳥鵲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被他一氣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56)

其次，妖怪身上，都發出一種氣，和孫悟空等精助天官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降伏了蝎子精後，『西遊記』有下面的記載：

〃……卻纔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裏。見那大小丫鬟，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57)

又如第八十回〃姹女育陽求配偶，心猿護主識妖邪〃中，孫悟空〃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便大驚道：

〃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卻不會放甚黑氣。……〃(58)

不過，妖怪的氣，是〃肉眼凡胎〃，〃不能認得〃的。(59)

當然，〃氣〃還有其他多種不同的含義，(60)本書祇就古人心目中的〃雲氣〃的範圍加以討論而已。其次，〃雲氣〃統攝的內容相當廣泛，『占雲氣書』所涉及的行軍攻戰，祇是其中一方面。所以本書所討論『占雲氣書』以前占候雲氣的著作，也集中在這個範圍。還要特別指出，『占雲氣書』中所占候的雲氣，單按雲氣本身的形狀和顏色進行推占，和日、月、星宿沒有關連，所以本書也不欲討論雲氣凌犯日、月、星宿的占候問題。

註釋

(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〇年三版，以下簡稱『詁林』），十一下，『雨部』，冊八，頁五二〇八上。

(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見『詁林』，同上，頁五二〇八下。

(3) 饒炯：『說文部首訂』，見『詁林』，同上，頁五二〇九下至五二一〇上。

(4) 同(2)。

(5) 『禮記正義』(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編:『十三經注疏』六,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卷五一,頁三下(冊六,總頁二〇六二)。

(6) 『黃帝內經素問』(長春:衞生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卷二,頁三二。

(7) 見楊樹達(一八八五—一九五六):『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一九三七年排印本)卷二,『說云』,頁三下。

(8) (宋)李昉(九二五—九九六)等:『太平御覽』(光緒十八年(一八七五)南海李氏照嘉慶歙鮑氏仿宋本重刻、學海堂復校本)卷八,『天部八・雲』,頁一上。

(9)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四部叢刊』本),卷五,〃僖公三十一年〃,頁二八下。原文無〃雲〃字,據『太平御覽』,卷八,『天部八・雲』補,頁二上。

(10) 桂馥(一七三六—一八〇五):『說文解字義證』引,『詁林』,十一下,『雲部』,頁五二〇九上。嚴可均(一七六二—一八四三)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輯『雲賦』缺此二句(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冊二,頁一七九四)。

(11) 『詁林』,七上,『米部』,冊六,頁三一六八上。

(12) 『詁林』,一上,『气部』,冊二,頁二一〇下。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12)。

(17) 『詁林』，十一下，『雲部』，册八，頁五二〇九下。

(18) 同上，一上，『气部』，册二，頁二一一上。

(19) 據中央氣象局（編）：『中國雲圖』中〃雲的分類〃表劃分（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二），其中〃雲底高度〃爲筆者所加。

(20) 庾季才（五一六—六三〇）原撰，（宋）王安禮等（重修）：『靈臺秘苑』（『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四年），卷四，頁十四下。庾氏原撰本已佚，關於原書的卷數、內容等和重修本之異同，詳參王重民：『善本書籍經眼錄』，載於丁福保、周雲青（合編）：『四部總錄天文編』（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補遺』，頁四十上至四一上。

(21) 『詁林』，十一下，『雨部』，册八，頁五一九八上。

(22) 同上，頁五一九八下。

(23) （漢）劉熙：『釋名』（『四部叢刊』本），卷一，頁四上。

(24) 『靈臺秘苑』，卷四，頁十五上。

(25) 劉安（前一七九—前一二二）：『淮南子』（『四部叢刊』本），卷十六，頁四下。關於『淮南子』書中對〃氣〃的詮釋，參看平岡禎吉：『淮南子に現われた氣の研究』（東京：漢魏文化學會，一九六一年）。

(26) 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後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卷三十下，『列傳』二十，頁一〇六四。

(27)『詁林』，十一下，『雨部』，册八，頁五二〇一下。

(28)同上，七上，『日部』，册六，頁二九四六上。

(29)顧野王（五一九－五八一）：『玉篇』（『四部叢刊』本），卷二十，『日部』，頁五下。

(30)『釋名』，卷一，頁四上。

(31)同上。

(32)魏徵（五八〇－六四三）、令狐德棻（五八三－六六六）：『隋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卷二一，『志』十六，頁五八〇、五八四。

(33)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Cambridge, 1959), p. 190, fn.d. and p. 482, esp. fn. f.

(34)班固（三二－九二）：『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卷二六，頁一二七三。

(35)『史記正義』引，見司馬遷（約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一三三六。『太平御覽』（北平：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卷八，『天部八・雲』所引無〃氣也〃兩字（頁三下）。

(36)『太平御覽』引，同上。

(37)同上，頁七上。

(38)（唐）李筌：『太白陰經』（守山閣叢書』本），卷八，頁十五下。

(39)『史記』，卷八，頁三四八。

(40)『太平御覽』，卷八，『天部八・雲』，頁二下。

(41) 各書版本，詳見本書徵引書目；各書原文，參看本書下篇。

(42) 劉向（前七七—前六）：『戰國策』（『四部叢刊』本），卷七，頁六八上。

(43) 『史記』，卷八三，『列傳』二三，頁二四七〇。

(44) 同上。

(45) （明）許仲林：『封神演義』（廣州：廣東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上册，頁四五五。

(46) 同上，下册，頁七一五至七一六。

(47) 吳承恩（約一五〇〇—約一五八二）：『西遊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下册，頁一一〇一至一一〇二。

(48) 呂不韋（？—前二三五）：『呂氏春秋』（『四部叢刊』本），卷十三，『有始覽·名類』，頁四下至五上。〃角麟〃乃〃魚鱗〃之誤。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及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並有說。

(49) 『淮南子』，卷四，頁五上下。

(50) 同上，頁十二上至十三下』。

(51) （清）黃奭：『黃氏逸書考』（民國甲戌〔一九三六〕朱氏刊本），『通緯·易通卦驗』，頁八〇下。

(52) 『太平御覽』，卷八，『天部八·雲』，頁七上。

(53) 『史記』，卷二七，頁一三三八。

(54) 同(51)。

(55) 『西遊記』，第二七回，『屍魔三戲唐三藏，聖僧恨逐美猴王』，上册，頁三六四。

(56) 同上，中册，頁六九五。

(57) 同上，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戲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壞身』，中册，頁七七五。

(58) 同上，下册，頁一一〇二。

(59) 同上。

(60) 關於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氣〞的觀念，參看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2, sections 9, 10, 13 and 16; 書末 Bibliography B and C 載有這個專題的論著，可供參考。並參看 Siu, R.G.H., Ch'i: A Neo-Taoist Approach to Life, 1974) ；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編）：『氣の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及席澤宗（著），川原秀城、坂出祥仲（譯）：『氣の思想の中國古代天文學への影響』，載於藪內清先生頌壽記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編）：『東洋の科學と技術』（京都：同朋舍，一九八二年），頁一五四至一六九。

一　中國古代占候雲氣之起源

中國古代很重視雲，人們喜歡把雲繪畫或鐫刻在尊彝器皿上。圖五是甘肅出土的彩陶，衞聚賢認爲陶瓶上繪畫着兩個〃月亮〃，在上下兩個〃月亮〃之間繪畫着的〃S〃紋便是雲。據他指出，在原始社會，各部落要選擇一個適當地方，作爲以物換物的交易。以正午爲期，時間很短，交易完即散。有些路遠的部落恐怕在夜裏會有野獸或敵人襲擊，有些較遠的部落怕交易時間延長趕不回家，於是早走或遲回一些時間，因此選擇陰曆的每月十五日，因爲在這一天是月落時日出，日落時月出，晚間比平常光亮些。如果這一夜天空中有雲把月亮遮着，就表示不吉利，衞氏認爲這是中國人崇拜〃雲紋〃的起源。他更懷疑陶瓶上圖案，顯示爲上個月十五夜和這個月的十五夜，雲都把月亮遮着，給遠路交易的人一個大障礙，於是將有關情形繪畫在陶瓶上。(1)

衞氏的說法，純出忖猜，無從驗證，但至遲到了商代，中國人已把雲的形狀銘刻在器皿上。例如盛行於商、周時期的〃罍〃，就是專刻有〃雲雷象〃的古器（參圖六、七）。許愼『說文解字』說：

〃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靁象，象施不窮也。……罍，櫑或从缶；𥁎，櫑或从皿；𦉪，籀文櫑。〃

櫑、罍、𥁎、𦉪都是指同一種器皿，關百益『鄭冢古器圖考』分析如下：

〃櫑、罍與𦉪皆以質言，𥁎則以器言，凡从皿之字，其器多以金玉成。……『集韻』有鑘，从金，謂與櫑同，則後增之字，非古也。〃(3)

段玉裁認爲罍起初是用木制造的，後來才用陶。(4)關百益則懷疑〃刻木者指蓋而言，不必兼指全器〃

。(5)許愼說罍是〃龜目酒尊〃，關氏對此作出下面的解說，很有參考價值：

〃龜目者，卽目之隆高者。『左傳』宣十二年，射麋麗龜，『杜註』：〃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是其義也。龜目或麗於器，或另以他物飾之，故『毛詩說』有，金飾龜目，之語。：：夫罍者，尊卑男女共用之器也，飾以龜目，取其察視之周，刻以雲雷，取其施澤之溥，故曰象施不窮也。〃(6)

至於〃雲雷象〃，沈括（一〇三一—一〇九五）『夢溪筆談·器用』有較詳細的解釋。他說：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illegible]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回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illegible]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7)

但據『博古圖錄』，〃雲雷象〃是有不同形狀的：

〃器之著雲雷者多矣，其狀不一，或作旋雲者，所以象其觸石而出也。故古文雲爲[illegible]，以見其四轉之形。或作重雲者，將見其不崇朝而雨也。故山象雲爲雷，以顯雨施之意。至於雷，則或有回爲象者，故古文道之爲[illegible]，或有以回爲象者，故籀文益之爲[illegible]。卽此考之，則制字者，未嘗不觀象察形，以寓於字畫之間也。然雲也雷也，爲其澤物之意，故後世又加之雨，以著其義焉。〃(8)

因此，古人所以重視雲，是因爲它帶來雨水，潤澤萬物，而把雲刻畫在罍上，是取〃其澤物之意〃，〃以象祥物之功〃。(9)『易經』說：

『禮統』說：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10)

"雲者，運氣布恩普博也。"(11)

就是這個意思。但我們必須指出，"雲雷象"或雲紋並不單出現在罍上，而且廣見於鼎、(12)、彝、(13)壺、(14)爵、(15)斝、(16)甗、(17)盉、(18)鍾、(19)磬、(20)鉦(21)等古器上。

在敍述雲和占星術發生關係以前，首先讓我們簡單介紹中國天文學的基本特點及天文學和占星術的關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基本特點，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質，而且和朝廷有密切的關係。從政治方面來說，天文學是古代帝王推行政教合一的重要知識，因此觀測天文紀錄的靈臺從一開始就是祭祀天地的明堂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從農業經濟來說，統治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告示或預先警告人民甚麼時候冰雪消融，河渠漲落及雨季來臨與結束，使他們能夠及時播種五穀。由於編製曆法是統治者的責任和專利，而在編製曆法的時候，必須研究天體的運行和氣象的變動，所以十分注視其中的反常現象。其次，因爲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屬於國家宗教的一部分，所以有着濃厚的占星術色彩。『卜辭』中已有因日、月食而卜問休咎的紀錄，(12)商、周的人又把雲刻畫在器皿上，作爲對雲帶來雨水而潤澤萬物的崇敬。

『周禮』所載周天子的天文官中，就有眡祲和保章氏負責占星術的工作。眡祲的職責是：

"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敍，九曰隮，十曰想。……"(23)

"煇"通"暈"，鄭玄（一二七—二〇〇）注引鄭衆（？—八三）說：

"煇，日光氣也。"(24)

但所謂"十煇"卻包括了日暈、雲氣、日月食等現象。誠如孔穎達（五七四—六四八）指出，"煇"祇是統稱，並不是說"十煇"都是"日光氣"。他說：

"十煇之法者，一曰以下十等，多是日旁之氣，言煇，亦是日旁煇光，故總以煇言之。"(25)

那麼"十煇"到底指那十種天象或氣象呢？鄭玄注引鄭衆說：

"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按：一作，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敍，雲有次序也，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26)

但鄭玄對其中四個"煇"的注釋，還是不能同意，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說：

"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27)

綜合鄭衆和鄭玄的注，十煇當中，除了"闇"指的是日、月食外，其餘九煇都屬雲氣（按：古人認爲虹是氣形成的，參第二章），其中"祲"、"象"、"想"三者，似乎純粹指雲氣而不牽涉到太陽。

至於保章氏的工作，則有下列五項：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28)

其中第四項，就和占雲氣有關。鄭注謂：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29)

鄭玄把〃五雲之色〃專指爲〃日旁雲氣之色〃，這是令人感到疑惑的，而問題就在對〃祲〃字的詮釋。『周禮・春官宗伯』〃眂祲〃下，鄭玄注謂：

〃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30)

也不專指日旁氣而言。許愼『說文解字』說：

〃祲，精氣感祥，从示，侵省聲。『春秋傳』曰：，見赤黑之祲。，〃(31)

〃見赤黑之祲〃見『左傳・昭公十五年（前五二七）』，『杜注』說：

〃祲，妖氣也。〃(32)

孔穎達（五七四－六四八）更指出：

〃祲之所見，非獨見於日光，故直云，祲，妖象也，。〃(33)

又如『漢書・匡衡傳』說：

〃臣聞天人之祭，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34)

顏師古（五八一－六四五）注說：

〃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也。，〃(35)

因此，把〃五雲之物〃泛指五色雲氣，而不專指在日旁出現的氣，似乎較爲妥貼。

據『周禮』所載，眡祲的機構有〃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36)保章氏的機構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八、徒八人〃，(37)實在是一個龐大的占星術隊伍。李約瑟認爲『周禮』一書中的天文部分，肯定是西漢時期（公元前二世紀左右）收編進去的(38)當然，西周的時候可能沒有這樣有組織的觀測天象來占驗吉凶的政府機關，但至少到了春秋中葉以前，已確有專官占驗雲氣，以便對將來的變故作出預測和準備。『左傳・僖公五年（前六五五）』：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備故也。〃(39)

由於『左傳』的記載不夠清楚，我們不能確切知道〃雲物〃除了是雲之外，還包括甚麼天象。『杜注』：

〃雲物，氣色災變也。〃(40)

杜預（二二二—二八四）訓〃物〃爲〃色〃，和上引『周禮注』並無二致。因此，〃雲物〃就是雲氣。(41)換言之，在春秋的時候，魯國的天文官在二分、二至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日子，都有觀察雲氣來預占吉凶災祥的慣例。

事實上，占候雲氣在春秋期間相當流行。如『國語・晉語』載有晉獻公（前六七六—前六五一在位）在公元前六六一年之前一次田獵中，看〃見翟相之氛〃，因而攻伐翟相的故事。(42)『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前五四六）』記述〃弭兵之盟〃時，又提到晉國相氣，引述如下：

〃……秋七月，……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43)

『杜注』說：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44)

同書〝昭公十五年（前五二七）〞載有梓愼相氣的故事：

〝春，將禘于武公（前八二五—前八一六即位），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45)

『杜注』說：

〝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46)

梓愼是魯國的術數家，『左傳』多次記載他相氣的經過，如〝昭公十八年（前五二四）〞有下面的記述：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衞、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衞、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47)

所謂〝望之〞，乃指望氣，『杜注』說：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近占，以審前年之言。……以望氣，本或作以望氛氣。〞(48)

『孔疏』也指出：

〝……梓愼登之（按：指大庭氏之庫）以望氣，梓愼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已前年之言信也。梓愼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49)

孔穎達接着舉出梓愼因地望關係，不能望見火，並援引春秋時人的說法，加以證明。『左傳・昭公二十年（前五二二年〞有關梓愼望氣的記載，和上引〝僖公五年〞所載〝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備故也〞的史事，遙相呼應，這則記載是這樣的：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50)

『杜注』謂：

〝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51)

望氣的臺又稱爲〝闍〞。『爾雅・釋宮』說：

〝闍謂之臺。〞(52)

孫炎注：

〝闍，積土如水渚，所以望祥氣也。〞(53)

我們推測，在春秋時代，諸侯國大概都築臺望氣，即使被視爲南蠻的楚國也不例外。據『國語・楚語上』所載，楚靈王（前五四〇－前五二九在位）建成章華之臺，與伍擧登臺觀賞，從伍擧回答靈王的說話中，我們知道楚莊王（？－前五九一，前六一三－前五九一在位）亦曾築臺望氣。他說：

〝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先王之爲臺樹也，樹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54)

氛爲凶氣，祥爲吉氣，換言之，臺是一處供給望氣的場所。

『左傳・哀公六年（前四八九）』另有一則關於楚昭王（前五一五－前四八九在位）和雲氣的記

載。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使，周大使曰：，其當王身乎？若縈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縈。……〞(55)

楚昭王因此而被孔子（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稱揚爲〝知大道〞的國君。對於上述史事，杜預作出這樣的注釋：

〝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也。〞(56)

楚國出現雲氣而問周大史，因爲大史爲知天道的人。『周禮・春官宗伯・大史』說：〝大師抱天時，與大史同車。〞(57)『鄭注』說：

〝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58)

到了戰國，周室式微，王官失守，占星候氣之術便流傳於民間。加以自戰國以至漢初七國之亂，兵禍頻仍，更使占星望氣的學問蓬勃地發展起來。

『史記・天官書』概述戰國至漢初〝察機祥、望星氣〞勃興的原因如下：

〝田氏簒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59)

所謂〝候星氣〞，是指占候：

〝星之昏明流霣，主何瑞禎變異、及雲物怪變風氣方隅時候。〞(60)

簡單地說，即是占星和望氣。荀子（況，約前三一三—前二三八）把占氣列爲王者之事，『荀子・王制』說：

〝序官，……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61)

儒家以外，墨家講述戰爭防禦時，也十分重視望氣來判知吉凶，『墨子・迎敵祠』說：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62)

由此可見，到了戰國末年，占氣的觀念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

秦始皇統一中國，朝中〝候星氣者至三百人〞。(63)漢代〝靈臺待詔，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64)也是一支龐大的隊伍。同時，候星、候日、候風、候氣是分工的，可以想見占候的工作愈來愈精細。後來的雜占書如『開元占經』、『靈臺秘苑』把日暈等日旁氣歸入日占類，而把不涉及任何日月的雲氣歸入雲氣類，從漢代靈臺的分工看來，並不難理解。因此陳槃所謂〝古日官之書雲物亦必兼包星象〞的說法，(65)是有待商榷的。

漢代是一個沈迷於望雲氣的時代，文帝（劉恆，前二〇二—前一五七，前一八〇—前一五七在位）時，新垣平以望氣得文帝的任用，『史記・封禪書』說：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東北神明之舍

，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66)

新垣平的欺詐行爲並沒有使漢代的皇帝從求神仙的迷夢清醒過來，漢武帝（劉徹，前一五六－前八七在位）尤其熱中於神仙方士之術，並且派遣人入海尋找神山，據『史記』載，當時，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於是武帝，乃遣望氣佐候其氣，。(67)另一方面，武帝在取決大事時，大抵都命人望氣，從他在『輪臺詔』所說下面的話：

〞……興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前八八）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68)

可以窺見一斑。『史記・天官書』說：

〞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69)

但〞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70)可說是專爲帝王服務的。司馬遷說：

〞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

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現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71)無疑，雲氣在占候方面所佔的重要地位，從司馬遷的說話中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總括來說，我們推測中國古代占星術最初的對象是人類所見到天空中最大的發光體—日、月、星（三光）。但在觀察的過程中，有時發現反常的天象—〃天變〃—是由雲氣掩蔽天體而產生的。其次，雲氣的出現，很多時和日、月、星無關，同時反覆觀察雲氣，可以預測天氣，例如密雲是下雨的先兆，雨水能滋潤萬物的生長，因此雲氣被神化，而且受到占候家的重視，漸漸更成爲一個獨立的占候對象。從春秋過渡到戰國、秦、漢間，兵戰頻繁，行軍攻戰時候望雲氣以占吉凶進退的專門知識應運而生。從此，雲氣在雜類占書中佔有重要的篇幅，而占雲氣的專書也相繼出現。

註釋

(1) 衞聚賢：『中國古代與美洲交通考』，第二册，『美洲發現中國特有的花紋』（香港：說文社，一九七一年），頁七八。原圖見『遠東博物館館刊』，十五期（一九四三年）現據『考古』，一九六二年六期（一九六二年六月），頁三一九。

(2)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六上，『木部』，册五，頁二五五三上。

(3) 關百益：『鄭冢古器圖考』（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卷五，頁二一下。

(4)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同(2)，頁二五五四下。

(5) 同(3)，頁二二上。

(6) 同上。

(7) 沈括：『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卷十九，頁一九一。

(8) （宋）王黼（等）：『博古圖錄』（『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明嘉靖樂安蔣暘翻元至大本），卷五，頁十下至十一上。

(9) 同上，卷一，『鼎鼒總說』：〝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頁三下）

(10)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一），卷一，『乾』，頁四上（册一，總頁三三）。

(11) 李昉：『太平御覽』，卷八，『天部八・雲』，頁三上。

(12) 『博古圖錄』，卷四，頁三三上下；卷五，頁六上至七上；頁十上至十一下。

(13) 同上，卷八，頁二八上至二九下。

(14) 同上，卷十二，頁二六上下；頁二八上下。

(15) 同上，卷十四，頁四〇上至四二下。

(16) 同上，卷十五，頁十六上至十九下。

(17) 同上，卷十八，頁三九上下。

(18) 同上，卷十九，頁四三上下。

(19) 同上，卷二四，頁十九上下。

(20) 同上，卷十二上至十三上。

(21) 同上，頁四五上至四六下；頁四八上下。

(22)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pp.186-194; 409.

(23)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四），卷二五，『春官宗伯・眡祲』，頁三上（册三，總頁九〇七）。關於〃十煇〃的說法，參看何丙郁：『〃后羿射日〃、〃白虹貫日〃確有其事？—〈周禮〉記載有〃十煇〃—十個太陽？』，『中報月刊』，二期（一九八〇年三月），頁五一至五四。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卷二六，『春官宗伯・保章氏』，頁十二上至十四上（册三，總頁九六一至九六五）。

(29) 同上，頁十三上（總頁九六四）。

(30) 同上，卷十七，頁八上（册二，總頁六二七）。

(31) 『詁林』，一上，『示部』，册二，頁八九上。

(32) 『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七），卷四七，頁四下（册五，總頁一九一四）。

(33) 同上。

(34) 『漢書』，卷八一，『傳』五一，頁三三三七。

(35) 同上。

(36) 『周禮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頁八上（册二，總頁六二七）。

(37) 同上，頁九上（總頁六二九）。

(38) Needham, Joseph, p. 189

(39) 『左傳注疏』，卷十二，頁十二上下（册二，總頁四九一至四九二）。

(40) 同上，頁十二下（總頁四九二）。

(41) 事實上，在後來的緯書中，便把〃雲氣〃代〃雲物〃。如『易通卦驗』說：〃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氏逸書考・通緯』，頁八上）。

(42) 『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卷七，『晉語』一，上册，頁二六六至二六七。

(43) 『左傳注疏』，卷三八，頁四下（册四，總頁一五一二）。

(44) 同上。

(45) 同上，卷四七，頁四下（册五，總頁一九一四）。

(46) 同上。

(47) 同上，卷四八，頁八上下（册五，總頁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

(48) 同上，頁八上（總頁一九五五）。

(49) 同上。

(50) 同上，卷四九，頁一下至二上（册五，總頁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

(51) 同上，頁一下（總頁一九八四）。

(52) 見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爾雅正義』，載於阮元（編）：『皇清經解』（台北：復興書局，一九六一年），卷五〇九，頁六下（册八，總頁五六四三）。

(53) 同上。
(54) 『國語』，卷一七，册下，頁五四二至五四五。
(55) 『左傳注疏』，卷五八，頁二上（册六，總頁二三四三）。
(56) 同上。
(57) 『周禮注疏』，卷二六，頁九上（册三，總頁九五五）。
(58) 同上。
(59) 『史記』，卷二七，頁一三四四。
(60) 姚振宗（一八四二—一九〇六）：『漢書藝文志條理』（『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七年），卷四，〃『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條，頁一三七（册二，總頁一六六一）。
(61) 荀況：『荀子』（『四部叢刊』本），卷五，頁十六下至十七上）。
(62) 墨翟（約前四六八—前三七六）等：『墨子』（『四部叢刊』本），卷十五，頁一下。
(63)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二五九。
(64)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引『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卷五，頁一四四（『二十五史補編』，册二，頁一六六八）。
(65) 陳槃：『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頁六。
(66) 『史記』，卷二八，頁一三八二至一三八三，並參看卷十，『孝文本紀』，頁四三〇。
(67) 同上，卷十二，『孝武本紀』，頁四六七；又卷二八，『封禪書』，頁一三九三。

(68)『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六六下，頁三九一三。

(69)『史記』，卷二七，頁一三四九。

(70)同上，頁一三三八。

(71)同上，頁一三五一。

四　《占雲氣書》考釋

有關『占雲氣書』的發現及流傳情況，在本書『引言』中已作過介紹，現在不再重複。至於『占雲氣書』前的紫微宮星圖，夏鼐和馬世長有頗深入的研究，所以本章衹作簡略的介紹，而着重討論『占雲氣書』的內容。

甲　紫微宮星圖

『占雲氣書』前紫微宮星圖（圖八），部分已殘缺。星圖用兩個同心圓組成。紫微垣用一個圓圈表示，直徑十三公分，在垣中近閶闔門處，標注〃紫微宮〃三字，東西兩側分別標注〃東蕃〃和〃西蕃〃。這圓圈之外的同心圓直徑二十六公分，大抵表示上規（內規），即天極上北極出地常見不隱的地方的界綫。

從劉宋太史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來分辨石申、巫咸、甘德三家所紀星後，(1)後來的天文學家也採用不同顏色來表示星辰。本星圖中的星辰全部用點來表示，圖點衹使用紅、黑二色。凡甘德所記星均用黑色，並且在諸星之間以墨綫相連，而石申和巫咸所紀星則統用紅，不再加以區別，而紅色星也多以紅綫相連，但間中也有例外。

由於上規上面的部分有很大幅的殘缺，所以不能確知星圖所錄的星數，但就紫微垣而言，則有三十二星官，一百六十九顆星，和唐開元時期王希明所撰的『丹元子步天歌』最爲相近，與『晉書』和『隋書』二史的『天文志』差異較多，但都屬於一個系統。而跟上述S三三二六卷中的星圖也稍有差異，但大致相同。(2)

星圖中所列的星辰位置繪制得並不十分精確，但沒有重大的錯誤。夏鼐根據傳舍、八谷和文昌等星來推測，這星圖的觀測點的地理緯度約爲北緯三十五度左右，即相當於西安、洛陽等處。如果這幅圖是正確的話，它的觀測年代約爲漢魏時。(3)

這星圖可能是一幅完整的橫星圖的尾部分，前面幾幅繪上當時所觀測過的全部星官，繪畫的方式或依十二次的順序將全部諸星畫出，亦有可能依二十八宿順序畫出。由於這是一件殘卷，前面的部分已完全殘缺，現已無法勘定。而從星圖中的書法看來，書寫者的書法欠佳，而且星名中竟有八處出現錯字或別字，可見他對天文及星氣并不熟悉。由此揣測，這星圖或許根據另一星圖摹寫出來，底本的年代當比本卷爲早。(4)

乙　『占雲氣書』

『占雲氣書』是一件未完成的抄本，全書祇有一卷，以彩筆繪出雲氣圖形。完成部分彩圖下附有注釋，未完成部分有圖無文。『占雲氣書』大抵分爲『觀雲章』和『占氣章』，『觀雲章』題下有〃第壹〃二字。從影刊本所見，『觀雲章』有圖二十六幅，但有釋文二十九則；『占氣章』有圖二十二幅，但有釋文二十四則；至卷末無注文的二十七圖，似乎仍屬『占氣章』。

但據馬世長指出，全卷應有圖八十一幅，其中『觀雲章』缺一圖，所以實有八十幅。(5)我們初時懷疑可能有些彩圖的顏色暗淡，因此影刊時顯不出來，所以在影刊本上祇見到釋文而看不到圖形。馬氏并沒有將全卷影出，祇把圖形逐一描摹出來。然而在八十幅圖中，有四幅因模糊而沒有描出來。換言之，他所展示給讀者的僅有七十六幅圖。總括來說，他摹繪出來的圖，比我們從肉眼在影刊本所看到的，多出一幅而已。(6)

從『占雲氣書』和紫微宮星圖的書法看來，兩者是同一人抄寫的。由於星圖中頗有錯、別字，而『占雲氣書』亦有文句譌脫錯亂，別字、錯字充斥的現象，可見抄寫者對天文和占雲氣的學識膚淺，所以抄寫者不可能是『占雲氣書』的編纂者。上文說過，星圖的觀測年代約在漢魏時，即是說本卷中的星圖描摹自另一星圖。那麼『占雲氣書』也是根據另外的底本摹寫的。由於卷末有圖無文，顯見抄寫者先將彩圖畫出，然後抄錄占文。

至於本卷的抄寫年代，並無確實的日子可考。卷子的正面為『郡縣公廨本錢簿』，據向達考證，這地志殘卷是天寶初年（即八世紀）中葉寫本；(7)吳震更確定為天寶元年（七四二），至天寶二年（七四三）間抄寫，並指出抄本所據底本，年代還要早些。(8)但馬世長從對州縣名稱變更的年代、地志寫本用紙高度和諸州順序特點的分析，推斷地志的輯錄和抄寫年代在晚唐或五代初期。(9)由於紫微宮圖和『占雲氣書』是利用錢簿紙背抄寫的，所以研究者一致認為年代較晚。如吳震說『占雲氣書』："從文字看，年代較晚。"(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說紫微宮圖約在晚唐、五代時（約公元十世紀上半葉）抄寫。(11)夏鼐認為星圖和占文的"字體近于五代時（原注：十世紀）寫本"。(12)馬世長從『占雲氣書』內的雲形着眼，認為它們與敦煌初、盛唐時期的雲形有明顯的區別，卻具有中、晚唐雲形的特徵。根據這點，他推測『占雲氣書』卷子的底本大約是在晚唐時期輯錄，而抄本的年代較晚。由於馬氏相信卷子正面的地志是晚唐至五代初期的寫本，而星圖和『占雲氣書』的抄寫時間要晚於地志，所以推斷星圖和『占雲氣書』的抄寫大約在五代。(13)

關於敦煌卷本『占雲氣書』的抄寫年代，論者的意見大致相同，而且晚唐和五代相去不遠，也是我們所同意的。但說底本大約是在晚唐時期輯錄，我們卻有所懷疑。馬世長的論據是這樣的：

〝從雲形比較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本卷中的雲形，具有中、晚唐雲形的特徵。據此我們推測本卷之底本大約是在晚唐時期輯錄的。由於本卷『占雲氣書』的內容和圖形說明文字，分散見於『隋書』卷二十一，『天文志下・雜氣』、『乙巳占』卷九和『通典』卷二百六十二、〈兵典十五・風雲氣候雜占〉等書，估計本卷『占雲氣書』的底本，似是根據幾種占書內容輯錄而成。其所據原本，有的可能附有圖形，有的則可能有文無圖，而輯錄時又統改為圖、文並見的『占雲氣書』寫本。其圖形或據原本摹寫改畫，或為當時所補，現已無法確知。〞[14]

但我們必須指出，敦煌卷本『占雲氣書』中的雲形，不足以確定底本的成書年代，因為抄寫者可能根據當時流行的風格、習慣而把雲形適應抄寫的年代。因此雲形的特點，最多能說明底本至晚不過於中、晚唐成書而已。據我們研究所得，『占雲氣書』殘卷已完成部分，最多見於『天文乙巳占』，稍次的是『開元占經』；但在文字方面，則和『開元占經』最為接近，很多占例甚至完全一致。其實，無論『開元占經』或馬氏提到任何一書的雲氣部分的篇幅，都比『占雲氣書』多出數十至數百倍，而且這些著述的內容較有系統，不像『占雲氣書』般雜亂無章。除非我們假定『占雲氣書』的作者在纂輯該書時漫不經心和隨意取舍，否則便無法相信一部〝晚出〞的占書會這般散懈和粗疏。其次，如果我們認為〝後出轉精〞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我們似乎較有理由推測『占雲氣書』底本可能比上述諸書成書為早，而上述諸書或者採錄了『占雲氣書』的內容。當然，這並不是說『占雲氣書』的作者就是書中占例的始創人，因為有幾則占文早已見於漢、魏、六朝的文獻，詳見本書的校勘部分，恕不一一敘述。

據『漢書・藝文志』所錄，書籍稱〝書若干篇〞，而所附圖則注謂〝圖若干卷〞，並無例外。因

爲文字用簡編，所以稱爲〃篇〃；齒用縑帛，所以叫做〃卷〃。六朝以後則用紙代竹帛，所以在著錄上，祇說若干卷，不再說篇；而附圖的著作亦已書圖合編同卷，不再加以分別。⒂『占雲氣書』殘卷題爲〃『占雲氣書』一卷〃，文字與圖同爲一卷，由於這種書式始於六朝間人，所以這書最早也不能先過這個時期。

『占雲氣書』講述行軍攻戰時從雲氣的形態、顏色、濃淡等項，占卜吉凶勝敗之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兵家類・敍』說：

〃『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前三五六－前三二〇在位），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證。然風后以下，皆出依託，其閒孤虛王相之說，雜以陰陽五行、風雲氣色之說，又雜以占候，故兵家恆與術數相出入，術數亦恆與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當以『孫子』、『吳子』、『司馬法』爲本，大抵生聚訓練之術、權謀運用之宜而已。〃⒃

因此，『占雲氣書』可說是術數類的兵書，屬於『漢書・藝文志』所謂〃兵家陰陽〃的類別。『觀雲章』第一至五項以五行學說爲理論根據，現徵引五條占文如下，然後加以說明：

1.〃丙下（丁）日，有雲黑（黑雲），不可攻。〃
2.〃凡上（占）雲，（甲）乙日平旦（旦），伺有白雲，不可攻。〃
3.〃庚辛日，赤雲，不可攻。〃
4.〃戊己日，青雲，不可攻。〃
5.〃壬癸日，有黃雲，不可攻。〃

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但中國古代思想家所說的五行，並不是五種不同類別的基本物質，而是五種不同的基本變化過程或關係，從而說明世界萬物的起源和多樣性的統一。戰國時，五行之說頗爲流行，并出現〝五行相生相勝〞的原理。〝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相勝〞亦作〝相尅〞，即〝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等。（參圖九）(17)由於五行學說的流行，天下間每一種可以想到而且能夠分爲五類的事物，都可納入五行的系統，和五行配合。就上引五段占文所涉及的天干、地支和顏色來說，它們和五行的關係是這樣的：

五行	天干		地支				顏色
木	甲	乙	寅	卯			青
火	丙	丁	午	巳			赤
土	戊	己	戌	丑	未	辰	黃
金	庚	辛	酉	申			白
水	壬	癸	亥	子			黑

根據〃五行相勝〃的原理，丙丁日屬火，黑雲屬水，由於〃水勝火〃，所以不可攻；甲乙日屬木，白雲屬金，由於〃金勝木〃，所以不可攻；庚辛日屬金，赤雲屬火，由於〃火勝金〃，所以不可攻；戊己日屬土，青雲屬木，因爲木能尅土，所以不可攻；壬癸日屬水，黃雲屬土，因爲土能尅水，所以不可攻。由此可見在〃五行相勝〃的邏輯下，古代的中國人便能自圓其說，解釋到第一至五項占文。

『占氣章』中一些占例，也可以用五行的理論解說。如第八則是：

〃其軍上氣黃白而光澤者，不可擊。〃

黃在五行中屬土，白屬金，據〃五行相生〃說，土生金，所以黃白的關係是〃相生〃的，這裏可能暗示軍中上下融洽。光澤是物質表面上反射出來的亮光，這裏可理解作軍中上下和睦產生出激昂的士氣。因此，〃軍上氣黃白而光澤〃，可能反映軍中將士同心，士氣如虹的情況，所以說不可攻擊。又如第二十三則占文說：

〃兩軍相望，前有〔赤氣〕，中有黑者，必有伏兵，不可擊。〃

赤氣屬火，黑氣屬水，依照〃五行相勝〃之說，水能勝火，現在前面既有赤氣（即火），而能克制赤氣的黑氣（即水）在它的中間，似乎表示有一强大而能克敵的兵力黑暗中埋伏，所以不可攻，否則就會中伏，如水淹沒火一樣。

上述關於『占氣章』占例的解說，除了利用五行的理論外，還借助了所謂〃等同式的思考〃(coordinative thinking)或〃聯想式的思考〃(associative thinking) 的思想方法。弗雷澤(J.G. Frazer)在他的名著『金色樹枝』(The Golden Bough) 提出魔法(magic)的兩項〃定律〃

(law)。第一項是"相似定律"(law of similarity)，根據這個"定律"，古代的法師(和現代的原始人)認爲相似產生相似(like produces like)。第二項是"接觸或感染定律"，根據這個"定律"，從前接觸過的東西，雖然現在不再接觸，仍會繼續互相影響。透過弗雷澤的"交感魔法"(sympathetic magic)的理論，我們可以明白到中國的五行象徵性的關聯怎麼樣能夠成立，同時可以想見部分引致它們確立的動機。弗雷澤的"交感魔法"理論，得到不少學者的接受，有些學者更加以引申。而衞德明(H. Wilhelm)、艾伯華(W. Eberhard)和葛蘭言把這種思想方法，稱爲上文所說的"等同式的思考"或"聯想式的思考"(18)把中國在這方面的觀念解說得最好的，莫過於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〇四)的『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錄如下：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

"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示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

"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

"故琴瑟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之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人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

之，其使之無形。……〃(19)

董仲舒以聲音共振的現象，說明宇宙萬物皆可歸類，而同類的事物，皆可互相感應，代表了中國人對〃交感魔法〃的觀念，其後王充（二七—約九七）更直接提出〃同類通氣，性相感動〃的命題，(20)同時認爲這種感應是發自自然，而不是出於甚麼目的或動力。(21)

『占雲氣書』內其他占例，有不少可利用〃等同式的思考〃或〃聯想式的思考〃加以解釋。如『觀雲章』第八則說：

〃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政（攻）。〃

車蓋是古代車上的篷子，形圖如傘，下有柄。這則占文在別的占書中亦出現，但車蓋或作華蓋（詳下章）。華蓋是帝王的車蓋。崔豹『古今注．輿服』說：

〃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22)

至於車蓋形狀的雲氣，亦是尊貴的象徵，如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三國志注』引『魏書』說：

〃帝（魏文帝曹丕一八七—二二六，二二〇—二二六在位）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23)

因此，無論在敵軍上出現的雲像車蓋或華蓋，都顯示不可進攻敵人。又如第十三則占文說：

〃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下死喪流血。〃

根據交感之說，天上的雲和地下事物互相感應，所以地下死喪流血的景象，反映在天上的使是很多紅色的人頭，紅色代表血，人頭表示身首異處。又如第十五則占文說：

〃凡天陰不雨，必有下謀上人。〃

這則占文，大致脫胎自緯書·『易內傳』說：

〃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24)

『蒙』、『比』都是『易』卦，據『易稽覽圖』說：

〃日食之比，陰得覆陽也。『蒙』之『比』也，陰冒陽也。〃(25)

因此，〃『蒙』之『比』〃是〃陰冒陽〃的意思。臣子為陰，君主為陽，所以〃陰冒陽〃即是臣子謀君主之意。鄭玄注『易稽覽圖』說：

〃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26)

透過上述的分析，〃凡陰不雨，必有下謀上人〃的想法，顯然是從〃等同式的思考〃或〃聯想式的思考〃推衍出來的。『觀雲章』第二十七則占文也是脫胎自緯書的，這則占文說：

〃天無雲而雷，君令不行，國凶，宜修兵備武以應之。〃

劉向『洪範五行傳』有下面一則記載，這則記載就是上引文的理論根據：

〃『史記』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天無雲而雷。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叛，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27)

劉向把〃雷當託於雲〃，比擬為〃君託於臣〃，無疑也是採用〃交感魔法〃式的想像。『占氣章』中若干例子，同樣可以用這種方法加以解釋。如第三則說：

〃敵軍有五色氣與天連，此天應之，不可擊。〃

五色雲氣是祥瑞的徵兆，所以說〃天應之〃。又如第九則：

〃氣如煙火赫然，將勇，不可擊。〃

煙火是猛將的象徵，李淳風『乙巳占·將軍氣象五十四』說：

〃猛將氣如烟火狀。〃(28)

『隋書·天文志』說：

〃猛將之氣，……如火煙之狀。〃(29)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猛將氣』說：

〃凡氣……如火烟之形，……皆猛將氣也。〃(30)

雖然這些著作都沒有說明比擬的理由，但其中原因不難想像。因此第十五則說：

〃有氣赤如火，從天而下入軍城，軍亂將死。〃

似乎同樣以赤如火的氣象徵猛將，預告該軍城將被攻破，而且將死軍亡。本着同樣的道理，所以又有第二十二則的：

〃其氣如火夜燭人者，軍土（士）散亂；若人（入）營者，將死。〃

至於第十八則占例，可以選用來作〃交感〃理論的應用範例，原文漏誤不少，現校正如下：

〃若兩蒙圍城，有〈攻〉人（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兩（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則軍安，氣動標（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旦（且）敗。其氣半出如（而）復（絕），軍敗。一絕一敗，二絕二敗，三絕〈（三）絕（敗）。〃

這段文字可分爲三節，第一節自開端至〝內兵當突出〞，〝雨蒙〞，或作〝濛氣〞、〝濛氛〞、〝雨氣濛濛〞、〝濛霧〞，濛是晦暗不明之氣，象徵戰況不明，因此濛氣的入城或出城，代表外軍攻入或內兵突圍的徵兆。第二節即〝凡氣安則軍安，氣動搖則軍不安〞，以軍上氣的狀態說明軍中將士的情緒，正如『占氣章』第一條說〝（百）人以上便有氣〞，因此天空上氣的動靜變化，就是軍心的反映。而最後一節亦是透過濛氣的活動，預告戰事的結果。

『占雲氣書』的占例用現在科學，特別是象氣學的觀點來看，雖然不值得一嗔，但它們却有自己的理論根據，祇是這套理論不符現代科學的需求而已。

註釋

(1) 『隋書』，卷十九，『志』十四，『天文上』：〝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宋元嘉（四二四－四五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以合陳卓之數。〞（頁五〇四）蘇頌（一〇二〇－一一〇一）：『新儀象法要』解釋說：〝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也。出于石申者赤，出于甘德者黑，出于巫咸者黃。紫宮諸星亦同出三家。〞（『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卷中，『渾象中外官星圖』，頁六三）。

(2) 參看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頁一四三至一四六。

(3) 同上，頁一四七。

(4) 詳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頁四七七、四八九。

(5) 同上，頁四八九。所缺的就是〃凡天陰不雨，必有下謀上人〃一圖。陳槃：『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說：〃『觀雲章』有一圖〃文闕〃（頁一），誤。

(6) 這裏所說影刊本，包括『敦煌への道』所載『占雲氣書』圖文互見部分，（彩色）及『中國文物』第一期所載全書（黑白）。馬氏所繪而多出的就是『觀雲章』第五則〃壬癸日有黃雲不可攻〃。按：第一至五則占例屬同一類，以五色和干支的五行相尅立論（詳正文稍後部分）。第一至第四圖的雲形一致，但馬氏所繪的第五圖則有顯著不同，使人感到疑惑。據馬氏的雲氣圖形色彩說明，該圖〃雲為檸檬黃色，其色極淡〃（同(4)，頁四九〇至四九一）。

(7) 向達：『西征小記』，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三七一。

(8) 吳震：『敦煌石室所出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頁三十。

(9) 參看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一』，載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頁二六五至四二八；及『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錢—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二』，同書，頁四二九至四七六。

(10) 同(9)。

(11) 『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頁一二一。

(12) 夏鼐，前引文，頁一五〇。

(13) 同(4)，頁五〇五至五〇七。

(14) 同上，頁五〇六。

(15) 詳陳槃：『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頁十八。

(16)（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卷九九，『子部九・兵家類』，上册，頁八三五。

(17) 關於五行相生相勝之說，參看何丙郁、何冠彪：『中國科技史概論』（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頁十三至三八。

(18) 參看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Cambridge, 1956), p. 280.

(19) 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叢刊』本），卷十三，頁三下至五上。

(20) 王充：『論衡』（『四部叢刊』本），卷三，頁二下。

(21) 同上，卷五，『感虛』，頁六下至二十上；卷十六，『亂龍』，頁一上至五下；卷十八，『感類』，頁八上至十六上。

(22)（晉）崔豹：『古今注』（『四部備要』本），卷上，頁三上下；〝雲聲〞，馬縞：『中華古今注』（『四部備要』本）作〝雲氣〞（卷上，頁四上）。

(23) 陳壽（二三三—二九七）『三國志』，（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卷二，『魏書・文帝紀』二，頁五七。

(24)『後漢書』，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傳』二十下，頁一〇五五引。

(25) 引自顏師古注，『易內傳』語，同上，頁一〇五六。

(26) 同上。

(27)『洪範五行傳』（『黃氏逸書考・子史鉤沈』），頁三上。

(28) 李淳風：『（天文）乙巳占』（明藍格抄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卷九，頁數缺。

(29) 『隋書』，卷二一，『志』十六，『天文下』，頁五八八。

(30) 『開元占經』，卷九七，頁二上下。卷九四，『雲氣雜占·將軍氣』亦說：〃城營上氣如火烟，……猛將氣也。〃（頁四下）

五　後論

天氣變化對戰爭有重大的影響，(1)但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占雲氣書』以至一切兵家陰陽的著作，都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處。其實，古人老早就洞悉兵陰陽不足爲訓。如相傳爲戰國時尉繚所作的兵書『尉繚子』，(2)便多次提到這方面。『尉繚子』第一篇名爲『天官』，據劉寅『尉繚子眞解』，所謂〃天官，蓋論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事，即兵家陰陽書〃。(3)引錄如下：

〃梁惠王（前四〇〇—前三一九，前三六九—前三一九在位）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4)

接着作者列舉史例兩則，否定〃天官〃之說。第一則是〃天官曰：背水陣爲絕紀，向阪陣爲廢軍〃。但〃周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卻能〃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紂〃。第二則是兵家陰陽認爲兩軍交戰，如有彗星出現，柄所在處必勝，不可擊。但〃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有人勸公子心不可出擊，公子心說：〃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第二天，楚與齊戰，終能大破齊軍。引述這兩個史例後，作者提出〃先神先鬼〃，不如〃先稽我智〃的結論。(5)

在『武議』篇中，〃尉繚〃又借用武王伐紂的故事，批評兵家陰陽的學說，他說：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能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脩不脩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曰：擧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6)

以上的話，代表了講求〃生聚訓練之術、權謀運用之宜〃的兵家，對兵陰陽派的批評。

『尉繚子』以外，唐代李筌在他的兵法『太白陰經』中，一開始就批評兵家陰陽之說，這就是『天無陰陽篇』，引錄如下：

〃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旣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

〃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漂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枯榮。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沈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坼，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肅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

〃昔王莽（前四五—後二三）徵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備補軍吏。及昆陽之敗，會大雷風至，屋瓦皆飛，雨下如注。當此之時，豈三門不發，五將不具邪？亭亭白奸（奸）錯太歲

月建誤，殆至如此？古有張伯松者，値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皆遁。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而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談（前三三－後三九）『新論』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有何情哉？〃

〃太公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則不禳祀而得福。，無厚德而占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風雲，小勇小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恃龜筮，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無之形，不可以決勝負，不可制死生，故明將弗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臣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巧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求于人人。吳子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爲；人事不作，弗始。，天時爲敵國有水旱、災害、蟲蝗、霜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爲譎書而寄勝負於天道，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7)

李筌指出萬物各有本性，力言人事的成敗，與陰陽寒暑的變化無關係；又擧王莽時的史例，說明占卜無險；最後徵引吳起、姜望、孫武、范蠡的說話，否定勝負繫於天道鬼神之說。

然而，李筌在『太白陰經』最後三卷，則分別講解〃雜占〃（包括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雲氣、分野占、風角、五音占風、鳥情占十一目）、〃遁甲〃、〃雜式〃（包括元女式、察情勝敗、主客向背、推神煞門戶、龜卜、山岡營壘八目）。他在『雜占總序』說：

〃天文者，縣六合之休咎；兵書者，著六軍之成敗。……夫天道遠而人道邇，人道謀而陰。故曰神成於陽；故曰明人有神明謂之聖人。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人若謀成策員，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合之；人若謀缺策敗，則雖使大撓步歷、黃帝拔元、甘德占星、巫咸望氣、務成災變、風后孤虛，欲幸其勝，未之有也。蓋天道助順，所以存而不亡。若將賢士銳，誅暴救弱，以義征不義，以有道伐無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執而拘也。〃(8)

李筌在這裏雖也强調人事，並提出對天文〃可博而解，不可執而拘〃的說法，但始終也擺脫不了〃天人感應〃思想的掣肘。大抵因為兩國交戰，勝負并非絕對客觀的結果，所以在盡人事之後，唯有委諸天命了。

陰陽術數雖然牽强附會，但由於這種信仰深入民心，若能加以適當的運用，也能收到克敵制勝之效。『唐太宗李衛公問答』有這樣的記載：

〃太宗（李世民，五九九－六四九，六二九－六四九在位）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五七一－六四九）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

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則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于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9)

誠然，兵家陰陽並不是一門客觀的軍事科學，雖然這類著作在中國古代十分流行，但精明的將領早已悉穿陰陽術數的虛妄，而且能夠駕馭和利用這門知識，達到安軍和克敵的目的。

在一定程度上說，運用心理學來提高軍隊的士氣，未嘗不是屬於現代軍事科學的一門學問。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占雲氣書』及其他兵陰陽家的著作，在中國科技史上還是有一定的地位。

註釋

(1) 參看竺可楨（一八九〇—一九七四）：『天時對于戰爭之影響』原載於『科學』，十六卷十二期（一九三二年）；現據『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五九至一六二。

(2) 『漢書・藝文志』兵家形勢有『尉繚』三十一篇（卷三十，頁一七五八）。今本共五卷，分爲二十四篇。本書所採者爲（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陸軍印刷所景萬曆本，一九三三年）。

(3) 『尉繚子』，卷一，頁一下。

(4) 同上，頁一下至二下。

(5) 同上，頁三上下。

(6) 同上，卷二，頁四十下至四三下。

(7) 李筌：『太白陰經』卷一，『人謀』上，頁一上至二下。文中括弧內的〃不〃字及〃好〃字，乃據茅元儀『武備志』（八十冊刊本，出版年地缺），卷十三，『兵訣評』所載『太白陰經』一補正（頁三上至五上）。

(8) 『太白陰經』，卷八，頁一上下。

(9)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武經七書直解』本），卷下，頁一九下至二〇上。

《占雲氣書》校勘

本章以下列唐代著述與『占雲氣書』各圖下占文進行校勘：

1. 『晉書』
2. 『隋書』
3. 『乙巳占』
4. 『開元占經』
5. 『通典』(1)

並試圖從上述著作中有關占例，補注『占氣章』卷末有圖無文部分。

校勘所用符號如下：

< > 衍字

〔 〕 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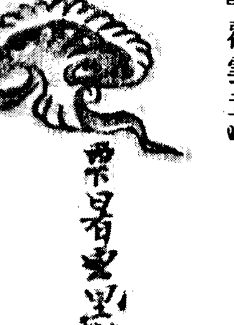
（ ） 錯字更正（錯字下畫有黑線）

註釋

(1) 房玄齡（五七九－六四八）等；『晉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杜佑（七三五－八一二）：『通典』（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其餘三書已見錄。

甲 『觀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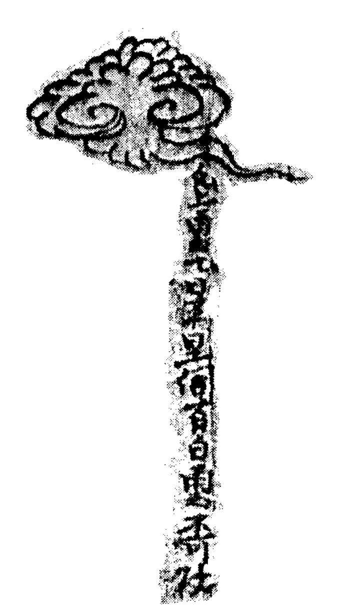
1.



丙下（丁）日有黑雲，不可攻。

（按：黑字旁✓符號表示該字與雲字倒轉。）

2



凡上（占）雲，（甲）乙日平旦（旦）伺有白雲，不可攻。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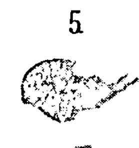
庚辛日赤雲，不可攻。

4



戊己日青雲，不可攻。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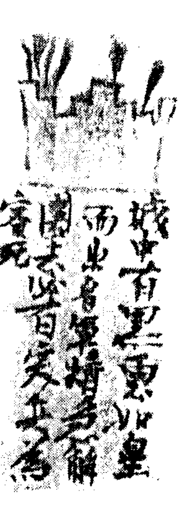
壬癸日有黃雲不可攻

壬癸日有黃雲，不可攻。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攻；丙丁日所向有烏雲，皆爲堅城堅陣，不可攻，餘倣此。"（卷九，頁數缺，下同，不復注明。）

備註：據影刊本，此則占文上無圖，現據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所繪圖補入（頁四九一）。但圖形與前四圖截然不同，令人懷疑。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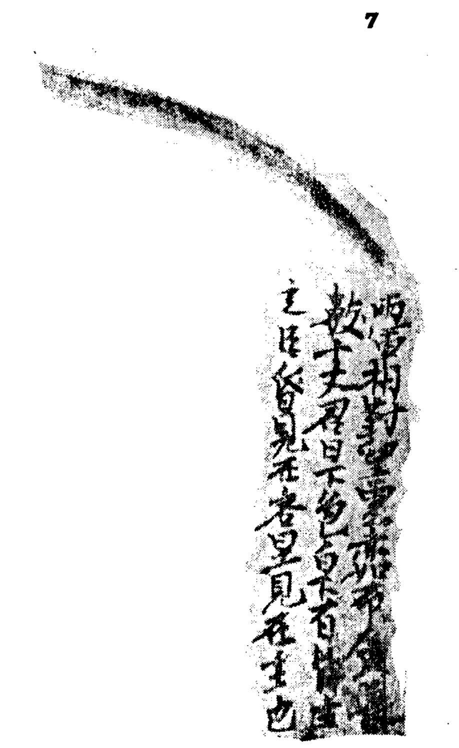


城中有黑雲如皇（星）而出，名（名）軍精，急解圍去，必有宊（突兵），爲客死。

『晉書・天文志中』："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突兵出，客敗。"（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城勝氣第五十七』："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者去，有災出，客敗。"（卷九）


7

兩軍相對，望雲赤如布，廣長數十丈，（君）日（其）下色（黃）白，下有背主之臣；昏見在客，旦（旦）見在主也。

『乙巳占·凶吉氣象第六十三』：〞助（兩）軍相當，彼軍上有氣赤，狀如疋布，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黃白，必有背反之意；昏見在臣佐，夜見在兵，宜備之。〞（卷九）

8

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政（攻）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雲如華蓋者，勿往與戰。〃（卷二一，頁五八六）

『乙巳占・軍勝氣象第五十五』：〃軍上雲如華蓋，勿往與戰。〃（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雲氣……如華蓋，……不可攻。〃（卷九四，頁四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圍城氣』：〃凡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卷九七，頁五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9

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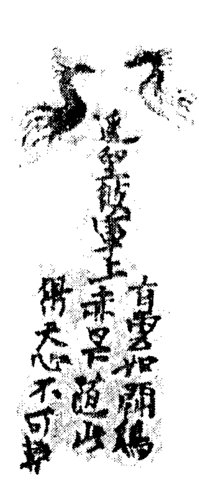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卷二一，頁五八八）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圍城氣』："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

（卷九七，頁五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若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0.



遙望彼軍上，有雲如鬬鷄，赤日（白）下（相）隨，此得天心，不可擊。

『晉書・天文志中』："有雲如鬬鷄，赤白相隨在氣中，……皆將士精勇。"（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如鬬鷄，赤白相隨在氣中，……皆將士精勇，不可擊。"（卷二一，頁五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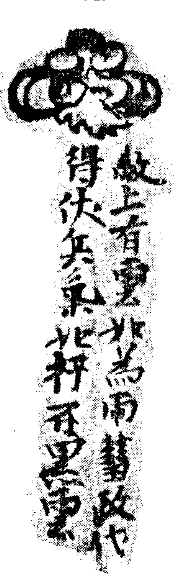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遙望軍上如鬬鷄，赤白相隨在雲中，得天助，不可擊也。"（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遙望如鬬鷄，赤白相隨在雲中，得天助，不可擊。"（卷九四，頁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猛將氣』："遙視軍上，雲如鬬鷄，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卷九七，頁三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或遙視軍上，雲如鬬鷄，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1.



敵上有雲，如（分）爲雨（兩）彗，政（攻）伐不可得。伏兵氣如杅（杵）在黑雲中。

『晉書・天文志中』："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皆不可攻。"（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得。……伏兵之氣，……如赤杵在烏雲中。"（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城勝氣第五十七』："城上有雲分爲兩彗，攻不可得。"（卷九）

『乙巳占・伏兵氣第五十九』："伏兵之氣，……如赤杵在烏雲中。"（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城中氣』："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攻不得。"（卷九七，頁二下、四下至五上）



赤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

『隋書・天文志下』：〝伏兵之氣如幢節狀在烏雲中。〞（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伏兵氣第五十九』：〝伏兵之氣如幢節狀在烏雲中。〞（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伏兵氣』：〝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

（卷九七，頁五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3.



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下死喪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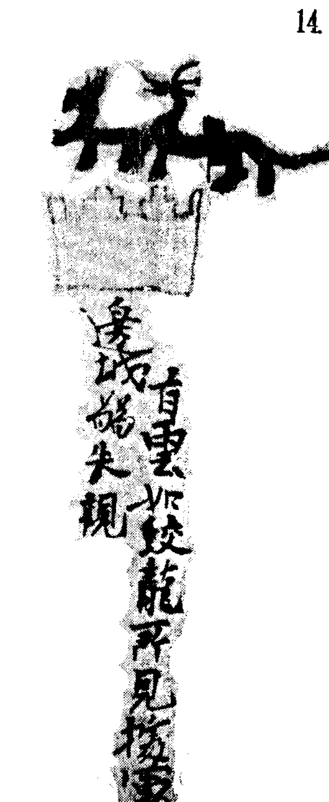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城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城營中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死喪。"（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圍城氣』："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卷九七，頁五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狀雜占』："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4.



邊城有雲如蛟龍，所見據（處）軍弱
（〃弱〃別字）失親（魄）。

『晉書・天文志中』：〃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卷十二，頁三三四）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卷二一，頁五九〇）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伏兵氣』：〃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
（卷九，頁五下至六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卷一百二，頁八六〇）

15.

凡天陰不雨必有下謀上

凡天陰不雨，必有下謀上人。

『隋書・天文志下』：〃久陰不雨臣謀主。〃（卷二一，頁五八九）

『乙巳占・圖謀氣第六十二』：〃久陰不雨臣謀主。〃（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賢將氣』：〃日久不雨，下謀上也。〃(卷卷九七，頁二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久陰不雨，下謀上也。〃（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備註：原圖缺。

16.



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鷄，城必降。

『晉書・天文志中』：〃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卷二一，頁五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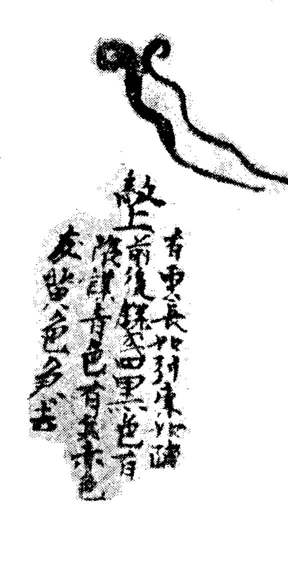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雲氣如雄雉臨陣，其下必有降者。〃（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伏兵氣』：〃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卷九七，頁五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影刊本所見圖甚模糊，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頁四九一所繪圖如下：

17.



敵上有雲長如引索，如陣前後鋭，或四（白）黑色有陰謀，青色有兵，赤色反，黄色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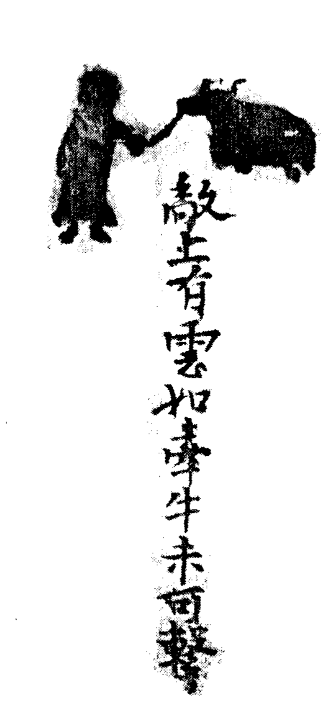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如引素，如陣前鋭，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赤色饑，青色兵有反，黄色急去。"（卷二一，頁五八六）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有雲長如引素，前後鋭，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青色兵，赤色有反，黄色急去。"（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伏兵氣』："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鋭，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黄色急去。"（卷九七，頁六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鋭，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黄色急去。"（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8



敵上有雲如牽牛，未可擊。

『晉書・天文志中』："雲如牽牛，……將士精勇。"（卷十二，頁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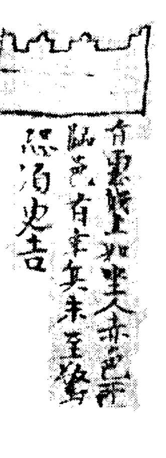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望敵上……雲如牽牛，……不可擊。"（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敵上有雲如牽牛，不可擊。"（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有人如牽牛，……雄兵猛士之氣，不可擊。"（卷九四，頁三下至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伏兵氣』："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卷九七，頁六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有雲城上如坐人，赤色，所臨邑有卒兵未（來）至，驚恐，須叟（臾）吉（去）。

『晉書・天文志中』：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去。（卷十二，頁三三四）

『隋書・天文志下』："雲如人，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驚怖，須臾去。"（卷二一，頁五八九）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城邑，卒至，驚怖，須臾去。"（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城邑，有猝兵至，驚怖，須臾去。"（卷九四，頁八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伏兵氣』："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卷九七，頁六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20.

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大有和

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和（水）。

（按：有字左上角√符號表示該字與大字倒轉。）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卷二一，頁五九〇）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大水。〃（卷九）

21.

四方清淨獨有雲起者所見之地有大兵去

四方清淨，獨有雲起者，所見之地有大兵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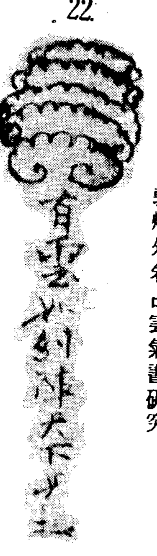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四方清除，獨有黑雲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起。〃（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四方清明無雲，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兵起。〃

（卷九四，頁九上）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所引『乙巳占』，〃清除〃作〃清霽〃，〃黑雲〃作〃赤雲〃（頁四九八）

22.



有雲如列陣，天下兵起。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有雲如胡人列陳，天下兵起。"（卷九四，頁八下至九上）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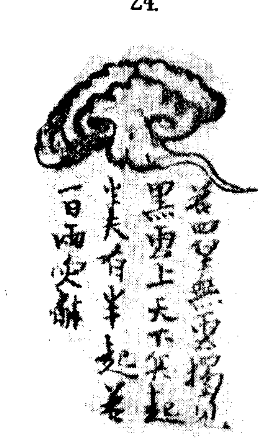
有雲如一疋布，立見天下兵起。

『乙巳占・雲占第五十二』："雲如疋帛竟天，兵起。"（卷八）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有雲如疋帛竟天，天下兵起。"（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雲氣一道，……如疋布長數丈，……見則兵大起。"（卷九四，頁九上下）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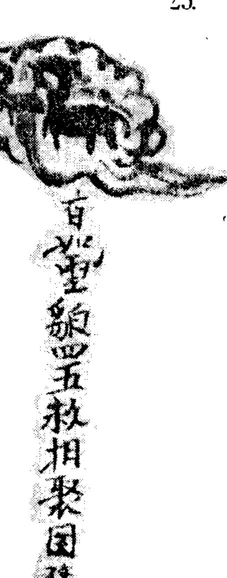
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上天，〔天〕下兵起，半夫（天），有半起，若一日雨，灾解。

『隋書・天文志下』：〃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兵大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雨，災解。〃（卷二一，頁五八九）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兵大起。雲半天，兵半起，名天溝，三日內有雨，災解。〃（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四望無雲，獨有黑雲極天，名曰天溝，天下兵起。雲半天，則兵半起。三日內有雨則灾解。〃（卷九四，頁九上）

25.



有雲如貘（豹）四五救（枚）相（相）聚，國强。
（按：雲字左上角√符號表示該字與如字倒轉。）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有雲如豹四五枚相聚，其國兵大起。〃（卷九四，頁九上）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以『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有雲如豹四五枚相聚，國兵起〃一則校勘本圖說明（頁四九八），但該書並無此記載。

26.



有雲如龍行，國有大小（水）流亡。

『隋書・天文志下』："有黑狀如龍行，國有大水，人流亡。"（卷二一，頁五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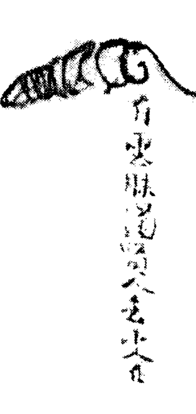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卷九）

27.

天無雲而雷，君令不行，國凶，宜修兵備武以應之。

『開元占經・雷』："天無雲而雷，此君無恩澤於百姓，國將易君，萬人不靜，小人失命。"（卷一〇二，頁四下）

28.



有雲昧（昧）濁，賢人去，小人在。

『晉書・天文志中』："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卷十二，頁三三四）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卷二一，頁五九〇）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卷九）

29.

有雲黃赤色四塞，日夜照地者，大臣縱恣也。

『晉書・天文志中』："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卷十二，頁三三四）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卷二一，頁五九〇）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卷九）

乙、占氣章

『占氣章』

凡占軍起（氣），與敵扣（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當令清早（旦）若日中時，察彼軍上氣，皆至（紙）筆錄，已上將軍。將軍祭之，若我車上氣不善，警備，涅（但）鎮守

，勿妄（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後（候）之；在西㪷，日入後（候）之；在北㪷，半夜後（候）之；在南㪷，日中後（候）之。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十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甲子日察氣大要，常使三五人登高，若從下日日後（候）之，分明記，已上將軍，將軍審而察之。若舉自（目）而望之，三百里；平十里；枽（桑）榆二千里。登高望，下屬地三千里。氣高五丈，期五日，以此師之。氣來卑修（循）道者五六里，四日至；高七八尺者，去之十餘里，五六日至。高二丈者去五十里，期十日至。

（按：〃將軍〃二字旁之符號，表示該詞重複；要字旁√符號，表示該字與上一字倒轉。）

『晉書・天文志中』：〃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卷十二，頁三三六）

『隋書・天文志下』：〃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三千里。凡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巳日及庚、子　辰、戌、午、未、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許，登高望之可見，依別記占之。百人以上皆有氣。……敵在東，日出候；在南，日中候；在西，日入候；在北，夜半候。〃（卷二一，頁五九一至五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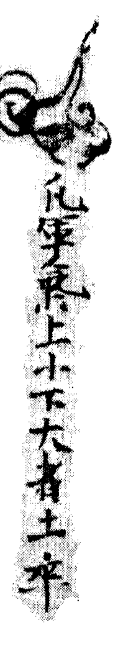
『乙巳占・九土異氣第六十四』：〃凡候雲之初（法），氣法（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之上，高可五六尺者，是一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山而望四下屬地者三千里。凡欲〔知〕我軍〔

氣」，常以甲巳及庚、子、戊（戌）、午、未、亥日、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登高望之，可見依別見記占之，百人巳上皆有氣。……敵在東，日出候；在南，日中候；在西，日入候；在北，夜半候。"（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氣』："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當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在南，在西，在北。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卷九，頁六上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占氣章』小序末節不見於上引諸書，但『史記・天官書』說："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卷二七，頁一三三六至一三三七）"千餘二千里"，『漢書・天文志』作"千餘里、二千里"；"車通"作"車道"（卷二六，頁一二九七）。



凡軍氣上小下大者，土（士）卒

『隋書・天文志下』："其氣上小下大，其軍日增益士卒。"（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其氣上小下大，其軍士日增益。"（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上小下大，其軍士日增益，不可擊。"（卷九四，頁四上）

2

敵軍有五色氣與天連，此天應之，不可擊。

『隋書・天文志下』："凡軍營上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卷九四，頁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營氣』："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卷九七，頁三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3.

凡軍氣上小下大者，士卒　上大小下者。

凡上大下小者，軍士（士）日威（滅），其下大上小者，而與天相連，中有賢者。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氣……上大下小，士卒日滅。"（卷二一，頁五八六）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炁……上大下小，士卒日滅。"（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上大下小者，士卒日滅。"（卷九四，頁五下）

備註："凡軍氣上小下大者，士卒"句，參看『占氣章』第二則。"上大小下者"句當為誤抄而不讀完之句。"其下大上小者，而與天相連，中有賢者"一段，亦與『占氣章』第二則意思相同。

4.



赤氣如人持杵（杵）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必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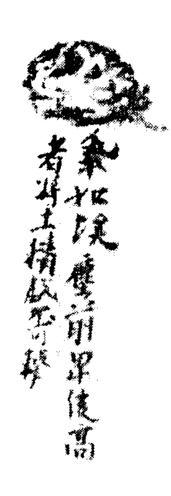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赤氣如杵形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戰勝。〃（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城勝氣第五十七』：〃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城中氣』：〃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卷九七，頁四下至五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5.



氣如埃塵，前卑後高者，將土（士）精銳，不可擊。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有氣如塵埃，前下後高者，將士精銳。〃（卷二一，頁五八六）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軍上氣如埃塵，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勝兵氣……如埃塵，前卑後高，……皆雄兵猛士之氣，不可擊。〃（卷九四，頁三下至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氣』：〃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卷九七，頁六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6. 氣堤如坂後摩地避之勿擊

氣堤如（如堤）坂，〔前〕後摩地，避之勿擊。

『晉書・天文志中』：〃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凡軍勝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此軍士衆强盛，不可擊。〃
（卷二一，頁五八五）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氣似堤覆前後，此皆雄兵猛士之氣，不可擊。〃
（卷九四，頁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氣』：〃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
（卷九七，頁六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據影刊本，此則占文上無圖。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亦未能繪出圖形，但說圖爲〃黃色氣〃（頁四九〇及四九一）

7.

其軍上氣黃白而光澤者，不可擊。

『隋書・天文志下』：〝營上氣黃白色，重厚潤澤者，勿與戰。〞（卷二一，頁五八五）

又：〝天氣銳，黃白團而潤澤者，敵將勇猛，且士卒能强戰，不可擊。〞（頁五八五至五八六）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營上氣黃白色，厚潤重，勿與戰。〞（卷九）

又：〝銳氣色黃白團而澤者，敵將勇猛，且士卒能强戰，不可擊。〞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軍上氣黃白而轉澤者，將有盛德，不可擊。〞

（卷九四，頁三上）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黃白色，潤澤重厚者勝。〞（卷九四，頁四上）

又：〝軍上氣上銳，其色黃白圓而澤者，其將勇，士卒能强戰，不可擊。〞（卷九四，頁四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賢將氣』：〝凡敵軍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不得擊。〞

（卷九七，頁二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勝軍氣』：〝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

（卷九七，頁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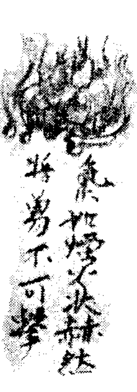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不得擊。〞

（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又：〝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頁八六〇）

備註：據影刊本，此則占文上無圖，而且與上則頗爲連接，所餘空間似不能繪下兩圖，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說〝氣爲黃色〞（頁四九〇），但未能描摹出圖形（頁四九二）。

8



氣如煙火狀赫然，將勇不可擊。

『晉書・天文志中』：〝城上氣如煙火，……不可攻。〞（卷一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猛將之氣，……如火煙之狀。〞（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將軍氣象第五十四』：〝猛將氣如烟火狀。〞（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城營上氣如火烟，……猛將氣也。〞（卷九四，頁二上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猛將氣』：〝氣……如火烟之形，……猛將氣也。〞（卷九七，頁二上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氣……如火煙之形，……猛將氣也。〞（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對敵而急有雲氣來其（甚）卑，不薛（蔭）覆人，上下棆（掩）溝（溝）善（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急起驚（警）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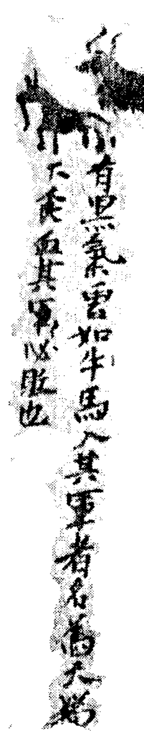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對敵而坐，氣來甚卑下，其陰覆人，上掩溝蓋道者，是賊必至。〞（卷二一，頁五九二）

『乙巳占・九土異氣第六十四』：〝凡敵有雲來甚卑，掩溝蓋道，是大賊如必至，食不及飽，急起嚴備之。〞（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氣』：〝凡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溝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備之。〞（卷九七，頁六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溝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侯之。〞（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0



有黑氣雲如牛馬入其軍者，名爲天猗下食血，其軍必敗也。

『隋書・天文志下』："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破。"（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營，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敗散。"（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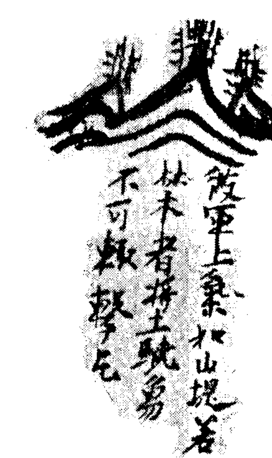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漸漸入軍，名曰天狗食血，其軍敗散。"（卷九四，頁六六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營氣』："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卷九七，頁四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1.





彼軍上氣如山堤、若林木者，將士（士）驍勇，不可輒擊去。

『晉書・天文志中』："軍勝之氣，……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氣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軍上氣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不可與戰。"（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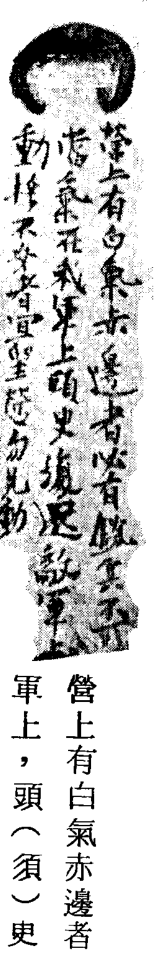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勝兵氣……如山堤上有林木。"（卷九四，頁三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勝軍氣』："凡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

（卷九七，頁三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敵軍上氣如山堤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

（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營上有白氣赤邊者，必有銳兵，不可當，氣在秋（我）軍上，頭（須）史（臾）復還敵軍上動搖不安者，宜望營，勿見動。

『隋書・天文志下』：〃敵上有白氣粉沸如樓，繞以赤氣者，兵銳。〃（卷二一，頁五八五）

又：〃猛將之氣，……白而赤氣繞之。〃（同上）

『乙巳占・軍勝氣氣象占第五十五』：〃敵上白氣粉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銳，不可擊。〃（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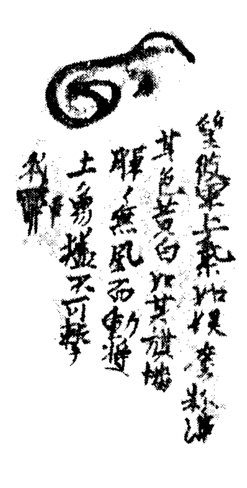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城營上氣，……白色而有赤氣繞之，……猛將氣也。〃（卷九四，頁二下）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勝兵氣……或白氣粉沸如樓，緣以赤氣，……雄兵猛士之氣，不可擊，若在我軍上，急戰，大勝。〃（卷九四，頁三下至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勝軍氣』：〃敵上白氣坌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卷九七，頁三上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白氣坌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3.



望彼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如〈其〉旗幡暉暉，無風而動，將士（士）勇猛，不可擊。（我）軍……

『晉書・天文志中』：″軍勝之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將士精軍。″（卷十二，頁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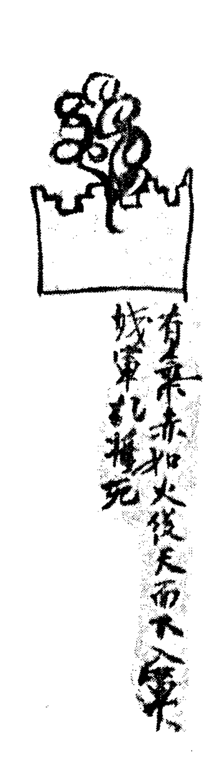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颺，揮揮指敵，此軍必勝。″（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旌旗無風而颺，勢指敵，我軍欲勝，可急擊之。″（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勝兵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旌旆，無風而颺，揮勢指敵。″（卷九四，頁三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氣』：″見彼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旗幡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卷九七，頁六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色黃白，如旗旛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有氣赤如火，從天而下入軍城，軍亂將死。

『隋書・天文志下』：〃赤光從天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赤炁如火光，從天來，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赤氣如火光，從天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卷九四，頁六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兩軍氣』：〃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卷九七，頁七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5.

有白氣如外萬（瓜蔓）〈万〉連結，部隊相遂（逐），須更（臾）罷而覆（復）出，及至八九，如不斷者，賊必至，散（嚴？）故（固）守。

『晉書・天文志中』：〃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卷十二，頁三三四）

『隋書・天文志下』：〃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來而不斷，急賊卒，宜防固之。〃（卷二一，頁五八八至五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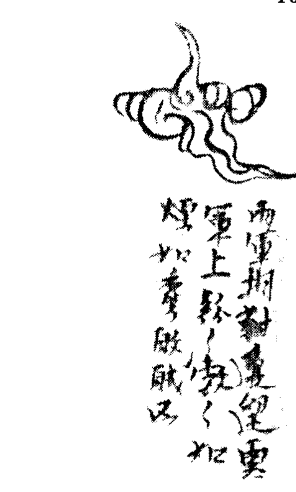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白氣如瓜蔓連諸，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而來不斷，急賊卒至，宜防固之。〃（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至八九而來不斷者，有急賊猝至，宜防之。〃（卷九四，頁七下至八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兩軍氣』：〃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隨，須臾罷而復出，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卷九七，頁七上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去，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6.



兩軍扣（相）對，遙𧗠（望）雲軍上（軍上雲）紛紛勃勃，如煙如塵，賊敗凶。

（按："賊"右上角√符號，表示該字與上字倒轉。）

『隋書・天文志下』："敵上氣如紛如塵者，勃勃如煙，其軍欲敗。"（卷二一，頁五八七）

按圖文「紛紛」本作「紛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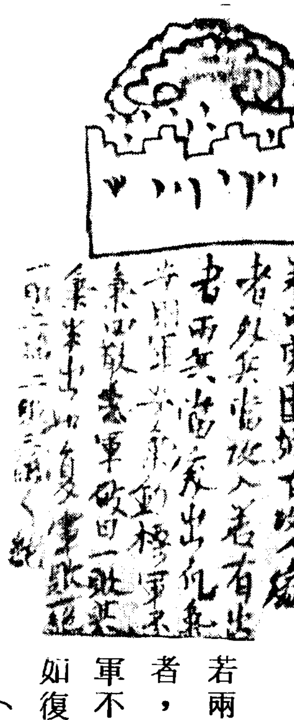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中氣……如紛如塵，勃勃如烟，……敗軍之氣，擊之必克。"（卷九四，頁五五下）按占經及隋書天文志均誤作「紛」、「敎」。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兩軍氣』："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賊凶敗。"（卷九七，頁七七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賊凶敗。"（卷一六二，頁八六〇）按通典不沿譌作「紛紛敎敎」是也。亦可證知「敎」乃「勃」之俗體。

蓋「紛紛」與「勃勃」爲復語，並盛多貌或亂貌。

17.



若兩蒙圍城，有攻人（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兩（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則軍安，氣動標（搖）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日一（且）敗。其氣半出如復，軍敗。一絕一敗，二絕二敗，三絕＜絕（三敗）。

（按：第一行〃攻〃字旁＜符號，疑為刪去號。）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氣半而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濛氛圍城而入城者，外勝，得入。……軍上氣安則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卷二一，頁五八七，五八八、五九二）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軍上氣出而半絕者欲敗，漸盡者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卷九）

『乙巳占・城勝氣第五十七』：〃濛氣遶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卷九）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濛霧圍城而入城者，外勝，得入。〃（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軍上氣出而半絕者欲敗，漸盡者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卷九四，頁六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兩軍氣』：〃若兩氣濛濛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敗（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則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群羊

，擊之必大尅。〃（卷九七，頁七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若兩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群羊，擊之必大尅。〃（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8.

凡陣相當有白氣出似旗幡在軍上其軍勝赤則凶

凡陣相當，有白氣出，似旗幡在軍上，其軍勝，赤則凶也。

『晉書・天文志中』：〃凡堅城之上，有……白氣如旌旗，……有大喜慶。〃（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望敵上，……有白氣出，似旌幟在軍上，……將士精勇，不可擊。〃（卷二一，頁五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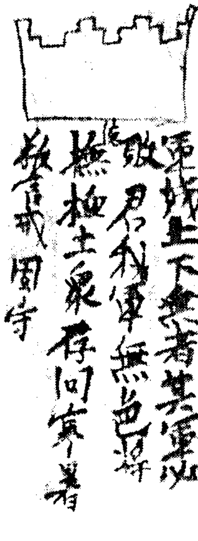
又：〃城上白氣如旌旗，……有喜慶。〃（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城勝氣第五十七』：〃城上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其兵精，不可當。〃（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城中氣』：〃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攻。〃（卷九七，頁四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城中有曰（白）氣如旗者，不可攻。〃（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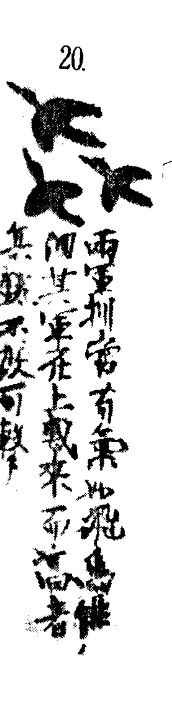


軍城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君（若）我（我）軍無色（氣），將〔修〕德撫柚（恤）士（士）衆，存問寒暑，警戒固守。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兩軍氣』："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無氣，將修德，撫士衆，存問寒暑，警誡固守。"（卷九七，頁七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無氣，將修德，撫士衆，存問寒暑，警誡固守。"（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20.



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俳佪（徘徊）其軍〈在〉上，或來而高者，兵鋭，不〈敗〉可擊。

『隋書・天文志下』："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鋭，不可擊。"（卷二一，頁五八六）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敵上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鋭，不可敵。"（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兩軍相當，敵上有氣如飛鳥徘徊，或來而高者，兵精，難擊。"（卷九四，頁四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兩軍氣』："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我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鋭，不可擊。"（卷九七，頁七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鋭，不可擊。"（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按圖文之「俳佪」，諸書均作「徘徊」，「俳佪」與「徘徊」同，其本字作「裴回」。

21.



其氣如大（火）夜燭人者，軍土（士）散亂；若人（入）營者，將死。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軍上炁如火光夜照人，軍士散亂。〃（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中氣如火光夜照人者，軍士散亂。〃（卷九四，頁六上）

22.

其氣如牛諸（豬）者，瓦解之氣，軍必大敗。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氣中有黑雲如牛形，或如豬形者，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軍上氣如羊形，或如豬形，此是瓦蓋（解）之象，軍必敗。〃（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敗軍氣』：〃有黑氣如牛豬者，瓦解之氣，軍必敗。〃

（卷九七，頁六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有黑氣如牛豬者，瓦解之氣，軍必散。〃（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23.

兩軍相望，前有〔赤氣〕，中有黑者，必有伏兵，不可擊。

『管書・天文志中』：〃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卷十二，頁三三四）

『隋書・天文志下』：〃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降者。〃

（卷二一，頁五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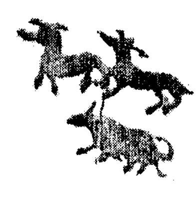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軍上黑氣洋洋（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卷九）

『乙巳占・伏兵氣第五十九』：〃軍上有氣烏色，中有赤色，必有伏兵，不可攻。〃（卷九）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軍上〔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有伏兵。〃

（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24.



『隋書・天文志下』：〃有雲……如三牛，邊城圍。〃（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屠城氣』：〃有雲……如三牛，城圍。〃（卷九）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以『乙巳占』卷九，『軍敗氣象占第五十六』：〃軍上氣如羊形，或如豬形，此瓦解之氣，軍必敗。〃補此圖，誤。按：此則占文已見『占氣章』圖二二之下。

25.

『隋書・天文志下』：〃敵上有雲如山，不可說。〃（卷二一，頁五八六不可說三字疑有誤。）

『乙巳占・將軍氣象第五十四』：〝軍上氣發，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戰必大勝。〞（卷九）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敵上有雲如山，兵可託。〞（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速戰，大勝。〞（卷九四，頁三上）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雲氣……如山岳，皆不可攻。〞（卷九四，頁四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賢將氣』：〝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卷九七，頁二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不得擊。〞（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26.

『隋書・天文志下』：〝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於天，亦不可攻。〞（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軍營上有赤黃氣，達于天，亦不可攻。〃（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於天者，不可擊。〃（卷九四，頁四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營氣』：〃凡軍營上，……有赤黃氣於天，亦不可攻。〃（卷九七，頁四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軍營上……有赤黃氣于天，亦不可攻。〃（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據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此圖〃墨線鉤氣形，內塗以黃色和土紅色〃（頁四九四）。按：以下各圖的顏色說明，都本於馬文，不再註明。

27.

『晉書・天文志中』：〃氣……如飛鳥，……爲敗軍之氣。〃（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氣或如群鳥亂飛，……爲敗氣。〃（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有雲狀如鳥飛去，所戰固戰勝。〃（卷九）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氣如群鳥亂飛，衰氣也，伐之則我軍勝。〃（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有雲如鳥飛去者，其國戰勝。〃（卷九四，頁四下）

又：〃軍上氣……如蜚鳥四散，……或如群鳥亂飛，……敗軍之氣，擊之必克。〃（卷九四，頁五上下）

備註：鳥皆黑色。

28.

『晉書・天文志中』：〃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其城營皆可屠。〃（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城皆可屠。〃（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攻城圍邑，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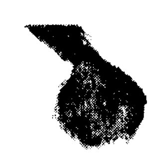
備註：樓爲土紅色。

29.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有雲氣如尾，在氣霧中臨軍上者，中人與外人通。〃
（卷九四，頁七上）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說這圖〃形似半彎月狀，其色以黃、土紅和黑色相疊暈。〃（頁四九四）但這圖形分明不是〃半彎月狀〃，卻似動物尾巴。

30.



『管書・天文志中』：〃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猛將之氣也。〃（卷十二，頁三三二）
『隋書・天文志下』：〃猛將之氣……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卷二一，頁五八四）
『乙巳占・將軍氣象第五十四』：〃猛將氣……或氣如塵埃，頭銳而卑，本大而高。〃（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城營上氣……如塵埃，本大而高，首銳而卑……猛將氣也。〃
（卷九四，頁二下至三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猛將氣』：〃凡氣……如塵埃，頭尖而卑，……猛將氣也。〃

（卷九七，頁二上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氣……如塵埃，頭尖而卑，……猛將氣。〟

（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31.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彼軍上……氣花黑亂者，士卒飢。〟（卷九）

或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疾病，人民流亡。〟（卷九）

32.



『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有赤氣，炎降於天，則將死士衆亂。〟（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軍上赤炁，炎降于天，士卒亂，將死。〃（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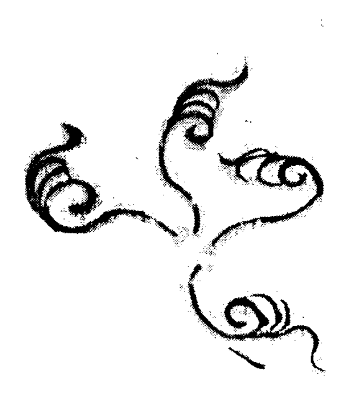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有赤氣，炎降于天，士卒衆亂，將死。〃（卷九四，頁六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軍營氣』：〃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以『乙巳占・軍敗氣象占第五十六』：〃赤氣如火光，（從天來），流下入軍，軍亂將死。〃補此圖，誤。因這則占文已見『占氣章』第十四圖下。又馬氏引文脫〃從天來〃三字。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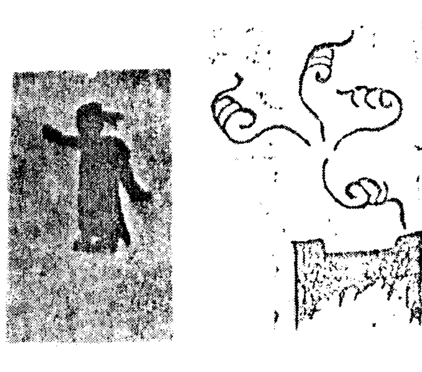
『乙巳占・伏兵氣第五十九』：〃雲紛紛綿綿相絞，及似蒿草數尺，車騎所伏。〃（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猛將氣』：〃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爲伏兵。〃

（卷九七，頁二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爲伏兵。〃（卷一六二，頁八五九）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頁四九三）描繪圖形，比影刊本所見多一黃色城，圖如下：



34.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有雲如人行止不崩，下有暴兵。〃（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雲如人行止而不崩，有暴兵。〃（卷九四，頁八下）



『晉書・天文志中』：〃氣……如驚鹿相逐，……爲敗軍之氣。〃（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氣……如驚鹿相逐，……爲敗氣。〃（卷十二，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氣……如驚鹿相隨逐，……將敗之象。〃（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如驚鹿相逐，……敗軍之氣，擊之必克。〃

（卷九四，頁五上下）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敗軍氣』：〃凡敵上氣……如走鹿相逐，……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九七，頁八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氣……如走鹿相逐，……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36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攻城圍邑，其氣如死灰出而覆其一軍上，多病，城可屠。〃（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圍城氣』：〃攻城圍邑，……有氣如灰氣出，如覆其車（軍）上者，士多病，城屠。〃（卷九七，頁五上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攻城圍邑，……有氣如灰氣出入覆其軍上者，上（士）多病，城屠。〃（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37

『乙巳占・暴兵氣第六十』：〃白氣如帶道竟天，有暴兵。〃（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白氣如帶道竟天，有暴兵。〃（卷九四，頁八下）

備註：影刊本不見圖形，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亦未繪出圖，但說是〃一彎白色氣〃（頁四九四）。

38.



『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夜，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上，敵強我弱之象，能擊，大戰大戰（勝），小戰小戰（勝）。〃（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夜視彼軍上有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彼強我弱，弱能破強，小能擊大，大戰大勝，小戰小勝。〃（卷九四，頁五上）

備註：黑色氣，外以淡墨暈染，內塗淡土紅色。

39.



『隋書・天文志下』：〃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屠城氣第五十八』：〃赤雲在城上，黃雲四向遶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圍城氣』：〃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卷九七，頁五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中為土紅色，外為黃色。

40



『隋書・天文志下』：〃城上氣如煙火，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卷二一，頁五八八）

『乙巳占・城勝氣第五十七』：〃城壘氣出於外如火烟者，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城中氣』：〃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卷九七，頁四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41.



『乙巳占・將軍氣象第五十四』："敵上氣黑中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軍上氣黑下（中）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卷九四，頁三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氣黑中有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前爲赤氣，後爲黑氣。

42.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敗軍氣』：〃敵上氣如雙蛇、飛鳥，……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九七，頁八上）

43.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氣如雙蛇飛鳥，……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隋書・天文志下』：〃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逾明，……將勇。〃

（卷二一，頁五八五）

『乙巳占・將軍氣象第五十四』："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益明者，猛將氣，不可擊。"（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將軍氣』："城營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益明，……此皆猛將氣也。"（卷九四，頁二下至三上）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敗軍氣』："敵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卷九七，頁八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離占』："敵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益明，將士猛銳，不可擊之。"（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44.



『隋書・天文志下』："氣……如敗車，……爲敗氣。"（卷二一，頁五八七）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遊兵氣』："敗軍之氣如破車。"（卷九七，頁八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敗軍之氣如破軍。"（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車爲黑色。

45.

『晉書・天文志中』：″氣……如壞屋，……，敗軍之氣。″（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氣……如壞屋，……爲敗氣。″（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氣……如壞屋，……將敗之象。″（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如壞屋，……敗軍之氣，擊之必克。″
（卷九四，頁五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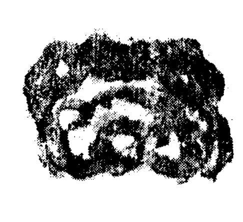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敗軍氣』：″凡敵上氣，……如壞屋，……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九七，頁八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氣……如壞屋，……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46.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黑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欲襲我，堅守經月，敵則心離，離而後戰，必大勝。〃（卷九）

47.



『隋書

『隋書·天文志下』：〃敵上氣青而高漸黑者，將欲死散。〃（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氣青而漸黑，將欲死。〃（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先青而漸變黑者，其將欲死。〃（卷九四，頁七上）

備註：黑色雲，染以綠色。

48.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雲……如驚鹿，必退走，急擊之。〃（卷九）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敗軍氣』：〃敵上氣……如驚麞，……爲敗軍殺將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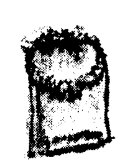
（卷九七，頁八上）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上氣……如驚麞，……爲敗軍殺將之氣。〃

（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以『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敵人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擊。〃補注此圖，但此圖並不像老虎，而與『占氣章』第三十四圖的走獸相類，馬氏既引『通典』以圖三十四者爲麞（馬氏作麐）或鹿（頁五〇四），所以這裏不應說是虎。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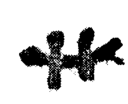
『晉書・天文志中』：〃雲如捲席，……爲敗徵。〃（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雲如卷席，……爲敗徵。〃（卷二一，頁五八七）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雲如卷席，……爲敗，可攻而擒之。〃（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軍上氣……如捲席，……敗軍之氣，擊之必克。〞（卷九四，頁五下）

50.



『晉書・天文志中』：〝凡負氣……或類偃魚。〞（卷十二，頁三三三）
『隋書・天文志下』：〝敵上氣囚廢枯散，……或類偃魚，皆爲將敗。〞（卷二一，頁五八六）
『乙巳占・軍敗氣第五十六』：〝敵上氣囚廢枯散，……或類偃魚，皆爲將敗。〞（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兵氣』：〝敗兵氣囚廢枯散，……或如偃魚。〞（卷九四，頁五上）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以『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如雞相向，敗軍殺將之氣。〞（頁五〇四）但此圖形幷不似雞，『占雲氣書』中所繪雞圖，見『觀雲章』第十及十六兩圖。又馬氏說這圖〝似兩隻黑色鳥相對而飛〞（頁四九五），我們亦不敢苟同。

51.



『隋書・天文志下』：〃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卷二一，頁五八九）

『乙巳占・吉凶氣象第六十三』：〃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從來避之。〃（卷九）

『開元占經・雲氣雜占・風雲氣』：〃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卷九四，頁九下）

53.



備註：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以『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攻不可得。〃補註這圖（頁五〇四），誤，因『觀雲章』第十一圖下已有這則占文。

『晉書・天文志中』：〃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萬萬無根本。〃（卷十二，頁三三六）

『隋書・天文志下』：〃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數百丈，無根本。〃（卷二一，頁五九一）

『開元占經・猛將軍陣勝負雲氣占・遊兵氣』：〃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無根本。〃（卷九七，頁八下）

『通典・兵典・風雲氣候雜占』：〃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無根本。〃（卷一六二，頁八六〇）

徵引書目

甲、書籍

丁福保　『說文解字詁林』（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〇年第三版）。

丁福保、周雲青　『四部總錄天文編』（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

王　充　『論衡』（『四部叢刊』本）。

王　黼　『博古圖錄』（『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明嘉靖樂安蔣暘翻元至大本）。

中央氣象局　『中國雲圖』（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公羊高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四部叢刊』本）。

永　瑢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

『占雲氣書．郡縣公廨本錢簿』（『中國文物』，一期（一九七八年），頁五至一〇）。

司馬遷　『史記』（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向　達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

沈　括　『（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

李　昉　『太平御覽』（光緒十八年（一八七五）南海李氏照嘉慶歙鮑氏仿宋本重刻、學海堂復校本）。

李　筌　『太白陰經』（『守山閣叢書』本）。

李淳風　『（天文）乙巳占』（明藍格抄本）。

阮　元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
　　　　『皇清經解』（台北：復興書局，一九六一年）。
吳承恩　『西遊記』（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呂不韋　『呂氏春秋』（『四部叢刊』本）。
何丙郁、何冠彪　『中國科技史概論』（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竺可楨　『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范　曄　『後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
茅元儀　『武備志』（八十册刊本，出版年地缺）。
姚振宗　『漢書藝文志條理』（載於『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七年）。
班　固　『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馬　縞　『中華古今注』（『四部備要』本）。
荀　況　『荀子』（『四部叢刊』本）。
許仲林　『封神演義』（廣州：廣東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庾季才（原撰），王安禮（重修）　『靈臺秘苑』（『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四年）。
『黃帝內經素問』（『長春：衞生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黃　奭　『黃氏逸書考』（民國甲戌〔一九三六〕朱氏刊本）。
陳　壽　『三國志』（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崔　豹　『古今注』（『四部備要』本）
『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楊樹達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一九三七年排印本）。
墨　翟　『墨子』（『四部叢刊』本）。
衞聚賢　『中國古代與美洲交通考』（香港：說文社，一九七一年）。
劉　向　『戰國策』（『四部叢刊』本）。
劉　安　『淮南子』（『四部叢刊』本）。
劉　寅　『武經七書直解』（陸軍印刷所景萬曆本，一九三三年）。
劉　熙　『釋名』（『四部叢刊』本）。
關百益　『鄭冢古器圖考』（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
魏徵、令狐德棻　『隋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
董仲舒　『春秋繁露』（『四部叢刊』本）。
蘇　頌　『新儀象法要』（『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
嚴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顧野王　『玉篇』（『四部叢刊』本）。

乙、論文

吳　震　『敦煌石室所出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中國文物』，一期（一九七八年），頁三〇至三一。

何丙郁　『〝后羿射日〟、〝白虹貫日〟確有其事？——〈周禮〉記載有〝十煇〟——十個太陽？』，『中報月刊』，二期（一九八〇年三月），頁五一至五四。

夏　鼐　『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載於 Li Guohao, Zhang Mengwen and Cao Tianqi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hanghai, 1982), pp. 143-153.

馬世長　『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一』，載於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頁二六五至四二八。

『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錢——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二』，同上書，頁四二九至四七六。

『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三』，同上書，頁四七七至五〇八。

陳　槃　『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〇本一分冊（一九七九年），頁一至二七。

二、外文

甲、日文

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　『氣の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石嘉福、鄧健吾　『敦煌への道』（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七八年）。

平岡禎吉　『淮南子に現われた氣の研究』（東京：漢魏文化學會，一九六一年）。

席澤宗（川原秀城、坂出祥伸（譯））『氣の思想の中國古代天文學への影響』，載於藪內清先生頌壽記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編）：『東洋の科學と技術』（京都：同朋舍，一九八二年），頁一五四至一六九。

乙、英文

Giles, Lionel. *Six Centuries at Tunghuang*, (London, 1944).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Cambridge, 1956); vol. 3 (Cambridge, 1959)

Siu, R.G.H., *Ch'i: A Neo-Taoist Approach to Life*, (Cambridge, Mass., 1974)

The Dunhuang MS *Zhan yunqi shu**
英文摘要

Preserved in the Cultural Centre of the County of Dunhuang is a MS giving the incomplete text of a lost astrological work under the title *Zhan yunqi shu* 占雲氣書 .This text was written on the reversed side of another MS, the *Junxian gongxieben qianbu* 郡縣公廨本錢簿 register, the original text of which, according to Xiang Da 向達 , formed part of a Tang gazeteer and was written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1] The text of the *Zhan yunqi shu* is preceded by a fragmentary star map showing the northern circumpolar constellations in polar projection. This star map has nothing to do whatsoever with the text of the *Zhan yunqi shu* and must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sparate item. According to Xia Nai 夏鼐 this star map was copied probabl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enth century at a later date than another somewhat similar star map found in the Stein Dunhuang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MS 3326), which was probably copied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2] In terms of priority the *Zhan yunqi shu* must therefore come after the star map preceding it. In other words, it was copied during or after the first half of the tenth century, long after the year A.D. 742, around which the *Junxian gongxieben qianbu* was written. In fact calligraphic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Zhan yunqi shu* came from the same copyist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tar map. Hence the most probable date for the *Zhan yunqi shu* MS is also the first half of the tenth century.

Textual comparison shows that all the entries in the *Zhan yunqi shu* MS are identifiable with parallel items in 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Jinshu* 晉書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Suishu* 隋書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 both of which were compiled by Li Chunfeng 李淳風 in the early seventh century. In fact, being less complete and less developed, the *Zhan yunqi shu* appears to be more rudimentary than these two astronomical chapters. In other words,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Zhan yunqi shu* could have existed before the time of Li Chunfeng. One is led to wonder whether the *Zhan yunqi shu* was related to another lost text entitled the *Tianwen zhan yunqi tu* 天文占雲氣圖 mention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Suishu* itself. Unfortunately one cannot find any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this conjecture.

This Dunhuang *Zhan yunqi shu* MS contains 76 diagrams, of which only the first 48 are accompanied by descriptive texts. It appears that the diagrams were first drawn before the texts were transcribed by either the same or another copyist. For some reason the transcription was abandoned shortly after the half-way mark. In any cas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pyist can by no means be regarded as of a high standard. There are many errors and omissions, and there are cases where words are written in the wrong sequence. This MS serves only as a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 As an astronomical, or rather astrological, text, however, it is superseded by 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Jinshu* and the *Suishu*. After comparing all the texts in this MS with the two astronomical chapters one feels that the missing texts would not have contained anything not already there or in the *Kaiyuan zhan-jing*. The first two missing texts for example, can b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Suishu* as follows:

> "Cloud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ree bulls forebode the siege of a city at the border."
>
> "Clouds in the form of a mountain range appearing above the enemies warn that no offensive move should be made against them."

Unfortunately the lack of clarity and the faded colour in some of the diagrams prevent a full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text of the *Zhan yunqi shu* MS.

The *Zhan yungi shu* looks like an arcane astrological handbook intended for military use. The qualification of a military commander in traditional China includ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s in the sky above and in the terrains below. The *Zhan yunqi shu* contains the secret knowledge of reading military movement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clouds (*yun*) and 'vapours' (*qi*). Being an arcane work the *Zhan yunqi shu* was not widely circulated and very few copies of its texts were made. Hence it had fewer chances of survival than other texts. In this repect we are very fortunate indeed to have the Dunhuang MS of the *Zhan yunqi shu*

The first 28 items refer to the observations of clouds, noting the colours and formations. The other items are all concerned with 'vapours' (*qi*), also noting their colours, intensity and shapes. The word 'vapour' (*qi*) can refer to many meteorologic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thin clouds, aurola borealis, rainbow, solar and lunar haloes, coronas, and other phenomena, including perhaps even illuminations produced by certain metals under intense heat and pressure due to movement of the earth's surface and which are interpreted by some casual onlookers as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Through observation of clouds and 'vapours' a military commander was supposed to gain a foreknowledge of the movement in the enemy camp, whether fortune would favour the offensive or the defensive, the propitious moment to advance or retreat, and so on. The word '*qi*' for 'vapours' actually also embraces 'clouds' and a host of other things and finds parallel in the Greek word '*pneuma*', the Hindu word '*prana*' and the modern term 'matter-energy'.[3] In other words, from the manifestations of '*qi*' the *Zhan yunqi shu* tells how a military commander could read the fate and destiny (*shu* 數) of his men and advises him to act accordingly.[4] In the *Zhan yunqi shu* one can observe '*qi*' and '*shu*' in full play in their applications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The first five items of the *Zhan yunqi shu* , rendered into English after the correction of the obvious typographical errors, read as follows:

(1) When black (dark) clouds are observed on a cyclical day with (the celestial stem) *bing* 丙 or *ding* 丁 (the enemy) must not be attacked.

(2) In making cloud prognostications, whenever white clouds are seen in the morning on a cyclical day with (the celestial stem) *jia* 甲 or *yi* 乙, (the enemy) must not be attack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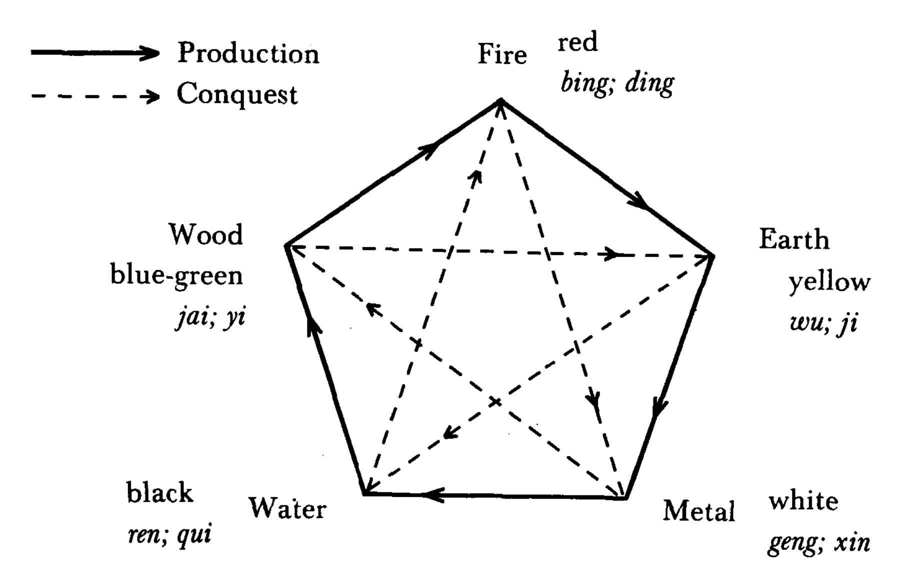
(3) When red clouds are observed on a cyclical day with (the celestial

stem) *geng* 庚 or *xin* 辛 (the enemy) must not be attacked.

(4) When blue-green clouds are observed on a cyclical day with (the celestial stem) *wu* 戊 or *ji* 己 (the enemy) must not be attacked.

(5) When yellow clouds are observed on a cyclical day with (the celestial stem) *ren* 壬 or *gui* 癸 (the enemy) must not be attacked.

Here we witness the ope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Mutual Production (*xiangsheng* 相生) and another of Mutual Conquest (*xiangke* 相尅) of the Chinese *wuxing* 五行, which has been variously rendered as 'Five Elements', 'Five Agents', 'Five Phases', 'Five Forces', etc., and which comprises Water (*shui* 水), Fire (*huo* 火), Wood (*mu* 木), Metal (*jin* 金), and Earth (*tu* 土). In the order of Mutual Production Water produces Wood, Wood produces Fire, Fire produces Earth, Earth produces Metal, and Metal produces Water. In the order of Mutual Conquest Water conquers Fire, Fire conquers Metal, Metal conquers Wood, Wood conquers Earth, and Earth conquers Water.



The colours and the celestial stems are all categoriz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Element' or Phase' or whatever we may like to call them, and these are shown in the diagram above. In item (1) a cyclical day with the celestial stem '*bing*' or '*ding*' belongs to Fire while the black colour of the

cloud belongs to Water, which conquers Fire. Hence it is interpreted as an ominous day for launching an offensive. Similar arguments apply to item (2) to item (5).[5]

Needham points out that Frazer had stated two 'laws' and one general principle of magic. One was the 'law of similarity', according to which like produces like; the other was the 'law of contiquity', according to which things which have been in contact continue to act upon one another even after they have already lost their contact;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 was that while 'religion conciliates, magic constrains'. Also according to Needham the Chinese symbolic correlations operated under these laws of Frazer's theories of sympathetic magic and that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has been named by other scholars as 'coordinative thinking' or 'associative thinking'.[6] The application of 'associative thinking' is further extended in the *Zhan yunqi shu*. For example one item states that 'if a cloud in the shape of a carriage-canopy appears above the enemy avoid launching an attack' while another says that 'if a cloud in the form of a pair of green snakes first appears above the enemy and then disappears, an attack should be launched and great victory is assured'. Presumably the carriage-canopy signifies the enemy in an invulnerable position, while the dispersal of the cloud in the form of a pair of green snakes symbolizes the scattering of the enemy troops. Many exampl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associative thinking'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section on 'vapour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items states "When a walled-city is besieged and it rains mistily, a rain starting from beyond the city and then entering it symbolizes invading forces from outside entering the city, while a rain starting from inside the city and then moving outside its walls symbolizes the besieged army breaking the siege. A stable vapour signifies an army in high morale, a moving vapour signifies unrest among the soldiers, and dispersion of the vapour forebodes defeat." Another item says, "If a vapour observed over an army is pointed at the top and broad in the base it tells that the army is growing in number day by day." All these are quite obvious when we apply the theory of 'associative thinking.'

In a way the Chinese regarded the appearance of clouds and 'vapour' over an army or a city as a natural phenomenon,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upernatural. It belongs to the realm of natural magic, which is

science in its early form. Let me try to visualize the Chinese concept of 'vapour' materialising over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The Greeks had a pneumatic concept whereby all substances were supposed to be composed of the Four Elements, Water, Fire, Air, and Earth,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substance. The Chinese had a parallel concept, with a universe filled with '*qi*' in two different states, namely a state of motion or expansion known as '*yang*' 陽 and a state of rest or contraction known as '*yin*' 陰. From these two states were derived four different phases - 'Water', when '*yin*' had reached the maximum; 'Metal', when '*yin*' began from the minimum; 'Wood', when '*yang*' began from the minimum; and 'Fire', when '*yang*' had reached the maximum. These four phases congealed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into the 'Earth' phase, which gave the material form of all matter.[7] However, not all the '*qi*' were used up in this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matter and also in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vidual human being. What remained was the ethereal part - the seminal essence, '*jingqi*' 精氣, known also simply as either '*jing*' 精 or '*qi*'. This '*qi*'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innate nature, the character and the emotion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and manifested outside the body. We find a parallel in the modern aura, which some people believe to be some sort of luminence surrounding a person normally visible only to those with extraordinary percep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sometimes mention the '*qi*' of a person on the point of execution wailing under great injustice rising up to the heavens. The intensity of the '*qi*' in this instance could have made itself visible in the form of a vapour. The '*qi*' of an individual could even affect the '*qi*' in the heavens above. For example, when Jing Ke 荊軻 was about to attempt assassinating the Qin emperor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B.A. it was said that a white parhelic arc penetrated the sun. This phenomen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yes, resulted from the courage and emotion of the would-be assassin - the sun symbolized the emperor, and 'penetration of the sun' would denote an attempt on his life with a sword or dagger. Normally, the '*qi*' of an individual was not conspicious. It was only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it could become a visible vapour rising up to the sky or result in a white parhelic arc penetrating the sun. However, when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sharing a common emotional stress came together, as in the case of soldiers prepar-

ing for battle, their '*qi*' would accumulate and manifest as a vapour or a cloud. The *Zhan yunqi shu* itself says that 'vapour' appears whenever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hundred soldiers gathering together. The Chinese also believed i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men, according to which belief there wa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the bureaucratic hierarchy on earth. The '*qi*' of an individual would therefore increase according to one's social status. Thus the emperor, the prime minister,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etc., all had their corresponding asterisms up in the heavens and all emitted their different kinds of '*qi*', much more intensely than the common people would.

A recent investigation by Ma Shichang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several faint diagrams in the original MS that photographs have failed to reproduce.[8] A full-scale study of all the diagrams in the *Zhan yunqi shu* by Ho Peng Yoke and Ho Koon Piu has eventuated therefrom.[9]

Footnotes

*Paper originally presented at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held in Tokyo and Kyoto, August 31 - September 1983.

1. See Xiang Da, *Tangdai Changan yu Xiyu wenming*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Sanlian Shudian, Beijing; 1957).
2. See Xia Nai, "Another MS star-map from Dunhuang - the Dunhuang Star-map B",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hanghai, 1982), pp. 143-54.
3. For the concept of '*qi*' (*chhi*) see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2 (Cambridge, 1956) sections 9, 10 and 13 and Bibliography B and Bibliography C (for other references on the same subject). For a more recent reference see for example R.G.H. Siu, *Ch'i: A Neo-Taoist Approach to Life* (Camb.Mass., 1974).
4. On '*qi*' and '*shu*' see Ho Peng Yok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Principles spanning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Supplement to the Gazett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29 no. 4 (Hong Kong, 1982)
5. See Ho Peng Yoke and Ho Koon Piu, *Zhongguo kejishi kailun*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1983).
6. See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2 (Cambridge, 1956), p. 280.
7. Such explanation is often found in books on fate-calculation. See for example Shen Xiaozhan 沈孝瞻, *Ziping zhenchuan* 子平眞銓 (with a commentary by Xu Luowu 徐樂吾)(Hong Kong, 1957), p. 1.
8. See Ma Shichang 馬世長, "Dunhuangxian Bowuguan cang xingtu - *Zhan yunqi shu* canjuan 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 in *Dunhuang Tulufan wenxian yanjiu lunji*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 (Beijing, 1982), pp. 477-508.
9. See Ho Peng Yoke and Ho Koon Piu, *Dunhuang canjuan 'Zhan yunqi shu' yanjiu* 敦煌殘卷占雲氣書研究 (in preparation).